那文毅公奏議

那文毅公兩廣總督奏議卷十四目錄

卷十四

擒巨匪李崇玉始末

罷斥逮問

那文毅公兩廣總督奏議卷十四

男容安恭輯

擒巨匪李崇玉始末

嘉慶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昨降旨將那彥成調任兩廣總督諭令認真緝捕洋匪會匪整頓地方朕風聞該省之陸豐縣甲子司有土匪李崇玉曾經犯案擬遣脫逃現在逃回本處手下盜夥甚多與該處文武衙門兵役潛相勾結信息交通地方官因其羽翼布散因循不辦當交刑部查取該匪犯事原案李崇玉先經擬徒續於嘉慶六年改發伊犁由

南海縣起解遞至曲江縣地方該犯乘兵役睡熟扭斷
鐐銬撬開篷艙鳧水逃逸並聲敘解役楊洪因患病身
故等語李崇玉係積年土匪屢犯搶奪傷人重案前此
逃逸時焉知非伊夥匪乘夜刦奪致傷解役地方官避
重就輕揑稱病故該犯現在公然遁歸本籍勾結多人
迄今數年地方官竟不能設法捕緝養癰貽患尚復成
何事體著那彥成到粵後即嚴密查訪該犯李崇玉現
在是否仍在甲子司地方窩藏其夥黨究有若干人近

硃

時作何行止訪查的確即密選明幹妥協善能緝捕之

懸立賞格

文武員弁將該犯設法擒獲訊問明確立置重典庶首

惡一除則餘黨渙散不致株連多人釀成巨案但邓彥

成須慎重從事萬不可致該犯聞風遠遁尤不可輕舉

妄動致有率衆拒捕之事辦理轉至費手務期不動聲

色殄除巨憝以弭患於未然方爲妥善

硃 總須汝到任後再密辦理不可冒昧亦勿因循

嘉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爲覆

奏事竊 臣 於本月初三日欽奉

恩旨調任兩粵當於初五日拜摺後即行就道途次復承

廷寄欽奉

諭旨飭查陸豐縣甲子司逃犯李崇玉近時行止將該犯

設法擒獲並修造米艇一切總須經費裕如不必稍存
惜費之見欽此查李崇玉一犯始末臣所深悉所有
諭旨指示各節均屬確有緣李崇玉素本無能而頗能惑
衆又襲水滸小說號為孝義頗聽父言其父不許
該犯妄為然該犯村中所用燈籠均係天順字號
蹤跡不軌已為顯然而同時又有陳可權者强悍
有力能敵數十人該犯仗為羽翼該犯自稱文皇
帝陳可權稱為武皇帝同惡共濟頗為攪害幸彼
時有海船遭風打至甲子司地方貨本數萬兩沉
失海中該犯乘空撈摸獲此厚貲是以不思謀亂

上年 臣 抵惠州後一面辦理會匪一面密飭查拏李崇玉陳可權二犯詎李崇玉於 臣 未到惠州之前早已入海逃避其陳可權一犯隨即拏獲因事關機要遽難明訊當將該犯收監而該犯亦旋即監斃維時正值會匪未靖該犯既已入海且有沉斃之信而陳可權又已就獲匪黨逃散業已平靜無事是以未曾聲張

奏辦 臣 以李崇玉之死不確不能放心臨行時當面密令惠潮嘉道吳俊留心查訪如果得有該犯確信立即密拏務獲此事 臣 於八年回京後夏間在

圓明園蒙
恩召對將大概情形曾經面
奏仰維
皇上
聖明天亶萬幾日理之餘似此幺麽小醜猶能記憶姓名
仍
訪聞明確臣不勝感佩欽懼查李崇玉現在坐擁厚貲不
敢有他志而陳可權已死羽黨頓失亦無能為惟
該犯竟敢遁回本籍居住亦不可不亟思剪除竊
思吳俊素稱能事於緝捕亦能留心前曾辦理何

徼廣一案極爲妥協卽朱珪任內之事亦當深悉

今李崇玉旣未薙髮膽敢逃回該員係本道之事

豈無風聞何以並未緝捕臣自蘭州起身星夜趕

往計程水路八千有餘陸路可以計期水路實難

預定到期總在數十日內倘該犯風聞臣前往又

復遠遁入海緝拏更費手事關緊要心急途長

惟應請

旨速飭吳俊不動聲色先期布置毋令驚颺有機可乘立

卽訪拏倘於臣未到之先果能弋獲於事機更爲

有益謹

奏

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那彥成覆奏粵省情形一摺覽奏俱悉李崇玉一犯上年那彥成自粵回京曾經奏及朕猶記憶及之此次飭調兩廣亦正以那彥成熟悉情形一切足資整飭以期綏靖地方然此等事宜總須不露聲色慎密辦理吳俊素稱能事朕亦深知但如那彥成所奏請旨速飭吳俊布置訪拏則伊現任道員忽降特旨傳諭固非體制且倭什布孫玉庭均已調任新任督撫尚未到粵吳俊接奉諭旨如何辦理轉致不得主見若諭令倭什布令

其轉飭該道遴辦該道不過於接奉後劄飭嚴拏兼恐辦理不密外間傳播或致聲張兇渠得以風聞先竄匿豐縣係惠潮嘉道所轄地方乃吳俊本任應辦之事前據孫玉庭奏到潮州潮陽縣械鬬各案要犯經吳俊捕獲四百餘名可見該道尚屬認真緝捕如李崇玉者伊自必更為注意那彥成現已就道不妨先發密札令該道隨時嚴密訪詢確實設法剪除切不可存欲速之見致涉張皇稍有洩漏為要

謹案嘉慶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奏內

奏李崇玉一犯現在仍在甲子司地方近竟改名李景

星捐監藩司廣厚等當即將就其計作爲不知留
爲緩圖地步業俱稟知督撫在案查該犯現在似
無他志惟其黨羽既多其中作奸犯科者實有內
不自安之意廣厚吳俊等業已布置在先刻下倘
有別事立即辦理無庸賜張若竟別無蠢動亦必
不露聲色購緝捕拏妥爲辦理知厪
聖懷先行具陳謹
奏奉
硃批知道了
嘉慶十年三月十三日會同廣東巡撫百公齡

硃
奏爲查拏逃遣李崇玉未獲先獲犯屬復搜淨鄰村夥
匪並特參恇怯疏縱之鎭將知縣請
旨革職分別審辦事竊陸豐縣逃遣李崇玉久匿稽機臣
屢奉
諭旨指示留心查捕迨抵粵後即將密訪該犯更名捐監
並與廣厚吳俊愼密籌辦情形附片具奏臣在京
亦面奉
諭旨令即嚴密查辦各在案緣撫臣孫玉庭在潮州審案
相距陸豐較近探知該犯在家因密行查辦距省
較遠不及札商隨密令陸豐縣呂滐於陸口一帶

硃

先爲布置又令左翼鎮 臣 林國良南澳鎮 臣 杜魁
光各帶師船於捕盜之便馳赴甲子港口堵截過
其下海之路一面飭令惠潮道吳俊帶領潮州弁
兵於二月十五日親赴查拏嗣據吳俊來稟知該
道未到以前陸豐縣知縣呂瀠因聞林杜二鎮舟
師已堵港口即率領壯丁捕役前赴圍拏適碣石
鎮總兵李漢升聞知以該處係其所轄帶同署遊
擊藥上進率領兵丁二百名往與呂瀠會商訂定
二月十二日夜一同前往十三日黎明齊抵該處
查明嚴究
正擬進發忽有碣石鎮弁兵向李漢升報稱李崇

硃

玉紳集黨羽即欲起事攻城李漢升因此疑慮逗遛兩時復經呂瀠催促於辰刻始抵甲子地方相距該犯住居只里許礌石鎮所帶兵丁忽然放礮三聲又放排鎗一陣該犯正在早飯聞聲驚起逃遁追入村圍搜而又並無一人拒捕俘獲該犯父毋兄弟子姪並獲匪黨二十五名各僻路又搜獲數十名在該犯家內起出大小鐵礮二十七門火藥大小十餘罎刀械數百件吳俊事後趕到業已無及然本村百姓焚香跪接同稱不敢助匪察看民情頗知畏法甚屬安靜而附近甲子二十餘里

之圭湖華涌兩鄉向多匪徒搶劫兇鬬訪與李崇玉大半結交若不趁此擒除將來恐不能無患吳俊當即會督文武帶領兵役先往圭湖查獲匪徒二百餘名熟鐵小礮二門刀械數十件又赴華涌查獲匪徒二百餘名熟鐵礮三門刀械數百件又於兩鄉起出埋藏大礮各一門俱重五六千觔鑄有夷字與內地礮式不同據各匪供稱係嘉慶七年間呂宋夷船沉溺之物在七娘澳外僱人撈獲李崇玉令其兩村各貯一門因李崇玉逃後始知畏懼是以將此礮各自埋藏吳俊已將兩鄉獲犯

四百餘名押至甲子司城內分起囚禁等情伏思
李崇玉巢穴業已抄洗黨羽又已就擒該犯斷不
能再來滋事惟其平日武斷獨霸一方雖圭湖華
涌二鄉已剪而附近迫於脅制愚民當此擒捕之
際不免心存惶惑是撫臣孫玉庭之不在彼駐辦
亦不爲無見臣等再四熟籌雖係刻下無事而現
在獲犯既多必須添人審辦卽將來營汛衙署亦
當少爲更置以善其後此時臣等轉不便遽行前
往致令驚惶當卽公同商委南韶道朱棟前往督
同吳俊審辦併令明白曉諭附近各村居民爾等

原係被脅既知悔罪便可原宥無得驚疑倘肯將
李崇玉獻出或能知該犯下落作線協拏並可重
邀賞賜安撫開導務令各處鄉民咸知畏法比戶
安堵現在該犯隻身逃竄若仍在陸路諒無難搜
捕正須上緊設法懸賞四路邏緝務期弋獲至一
切移置營署等事將來各海口安防設卡於辦齊
時臣　那彥成總須親身查看彼時再行順路前往
查勘辦理具
硃
奏至知縣呂潊總兵李漢升恇怯游移并兵謠傳妄報
以致期於必得之犯一旦潛逃誠為可恨相應據

實參

奏請

旨將陸豐縣知縣呂潔碣石鎮總兵李漢升署碣石鎮左

營遊擊海門營守備葉上進一併革職先交鎖嚴

之兵弁究係何人是否有意傳信縱放容俟提到

硃　原另有旨

犯屬要匪一併嚴切根究務得實情定擬另

奏　臣百齡於二月二十九日接印任事業經繕摺叩謝

天恩專差恭賫謹

奏

嘉慶十年四月初六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孫玉庭奏要犯李崇玉聞拏潛逃先獲犯屬匪徒多名地方安靜情形一摺據稱先飭道員吳俊帶同委員兵役親赴陸豐縣甲子地方查拏逃遣李崇玉正欲前赴閩捕適碣石鎮總兵李漢升聞信帶兵二百名與該縣會商前往於二月十三日黎明齊抵該處李漢升臨時遲疑逗遛至辰刻始抵甲子地方距該犯住屋里許碣石鎮所帶兵丁忽放礟三聲又放排鎗一陣該犯正在早飯聞聲驚起出屋逃遁隨將該犯父母兄弟子姪及匪黨等共獲二十五名口起出鐵礟火藥刀械等件並經該道於附近之圭湖華涌兩村查拏匪徒四百餘

名押至甲子司城內嚴禁設法根究李崇玉下落等語
李崇玉一犯糾衆稔惡膽敢私藏礮械火藥必應嚴拏
務獲照大逆懲辦前據孫玉庭奏到業經購線訪拏飭
令左翼南澳兩鎮將舟師堵截港口令吳俊帶同委員
兵役由陸路密拏彼時朕早慮及該犯必至聞風逃逸
是以諭令那彥成等務當嚴密辦理勿任竄入海洋今
果不出所料但既經孫玉庭率同吳俊密爲布置圍擒
而碣石鎮總兵李漢升本未奉有檄調輒因聞信帶兵
前往其意自在分功迨臨期又復逗遛已屬非是至該
兵等驟放鎗礮明係藉通聲息使該犯知覺脫逃況據

稱進村圍屋搜尋並無一人拒捕可見該犯尙無準備不過隻身竄出該鎭兵丁共有一百名之多何難及時協力掩捕致令兔脫是此次要犯潛逃皆係李漢升一人之咎該處本係碣石鎭所轄地方而孫玉庭籌辦查拏祗令文員前往並未調及該鎭弁兵自係素知營伍不能得力或竟有不肖兵弁與該犯交結通信有心故縱情事不可不嚴行究辦著那彥成傳旨將李漢升革職拏至省城並將伊所帶兵丁二百名一併按名提集嚴加訊問究竟鎗礮係何人所放令其一一指出徹底

硃　弁兵中何人與李漢交好

研鞫據實具奏其隨同李漢升帶兵之營員並著查明

參奏李崇玉家屬匪黨現在均已就擒礮械等亦已起獲該犯窮迫潛逃其勢不能遠竄仍著責成吳俊督同該縣呂滐乘此機會上緊設法訪緝搜捕期於必獲此次並非該道等辦理不善如能尅期擒獲該犯尚當加之恩獎所有孫玉庭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其在事之文武各員亦著免其開參所獲犯屬及匪黨等著飭知吳俊會同朱棟逐加鞫訊詳報那彥成等定擬具

奏

嘉慶十年四月初七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那彥成等奏查拏逃遁李崇玉未獲特參恇怯疏縱

之鎮將等請旨革職審辦一摺所參甚是李崇玉潛逃不法日久稽誅今經孫玉庭督同吳俊嚴密布置正可設法擒捕忽因碣石鎮總兵李漢升帶兵前往該弁兵謠言妄報又復施放鎗礮以致垂獲要犯聞風竄脫實屬可恨昨據孫玉庭奏到已有旨將李漢升革職交那彥成等挐至省城並將該鎮兵丁二百名一併提集嚴行究訊且李漢升以專閫大員地方遇有匪徒緝捕是其專責卽該弁兵所報李崇玉糾集黨羽卽欲起事攻城之語屬實正當一鼓作氣奮迅搜擒乃因此轉生疑慮逗遛兩時試思逃一匪徒卽似此恇怯游移又安望

其出力勦捕耶至粵東綠營官兵積疲已極較他省尤爲廢弛且聞有不肖官兵甚至通賊送信即如此次向李漢升報稱李崇玉欲起事攻城安知非設詞恐嚇爲該逆作緩兵之計而施放鎗礮必係有心傳信縱放那彥成等所見正與朕昨降諭旨相同其署碣石鎮左營遊擊海門營守備業上進亦著革職著那彥成等一併拏至省城仍遵昨旨嚴切根究該弁兵中係何人將李崇玉起事攻城之言報知李漢升詰以此語從何得知其鎗礮又係何人所放何人與李崇玉交好爲之勾通送信之處一一研究明確嚴行定擬具奏至知縣呂濼

於地方此等積匪不能早爲查究本有應得之咎但此
次李崇玉脫逃並非該員辦理不善所致且李漢升逗
留時呂瀠尚會催促姑著免其革職邢彥成等將伊提
至省城詳細面詢如得有別項情弊再行叅奏至李崇
玉此時業已窮迫並著邢彥成百齡嚴飭該道吳俊設
法購線四路躧緝以期必獲不可稍有疎懈
嘉慶十年四月二十日會同廣東巡撫百公齡
奏爲疊次拏獲甲子司助惡著名夥匪李陞飛李崇日
盧進豪盧建伊黃繼章盧貴清等現在從嚴究辦
事竊臣等前因李崇玉在逃節將關獲匪湖華泗

二鄉夥匪各情形具

奏在案查自查拏李崇玉後甲子附近各村莊咸懷震懾但黨惡兎脫之後乘間竄匿若不趁此一併擒獲痛絕根株恐逾時仍相煽惑聯絡一氣又致滋蔓難除因疊飭在彼駐辦之道員吳俊朱棟令其將衆所知聞之著名匪惡照單查拏毋使一名漏網並發去告示徧貼各村鄉曉諭愚民寬其既往勉其自新倘有能縛送李崇玉者許其奏請加

恩呈報黨惡者亦與重賞茲據該道等稟稱附近各村民自出示之後人心懾服各知畏法悔罪其甲子之

城垣礮臺均經各鄉耆情願捐貲修補建立察其情狀似出真誠是以臣等均如所請辦理隨又有紳耆於附近甲子之三角嶺等處指獲李陸飛李崇日二名當即訊據李陸飛供係李崇玉族叔祖李崇玉交結匪類橫霸一方每事必與伊商量因此人都稱爲軍師又書寫紙帖令族衆尊李崇玉爲約正又據李崇日供與李崇玉爲大兄因伊歷次械鬬勇往當先殺人故李崇玉叫他作先鋒虎將該犯等打用天順字樣燈籠無非欲人尊奉之意本年二月十一二等日李崇玉見兵船與盜船

打仗把住港口恐怕拏他要調聚平日黨附之人隨伊拒捕因往調新寮王厝兩鄉之人該二鄉耆老們俱知畏法不敢抗拒官軍並未應允因此無一人敢來助惡查李陸飛年已八十三歲黨附李崇玉最久平日陰謀詭譎人人畏懼李崇日又自認爲先鋒虎將械鬬殺人且爲李崇玉糾人拒捕實爲匪黨中著名魁渠又據別村指拏盧建豪盧建伊二名其奸狡兇橫亦與李陸飛等相埒現俱同已獲之主湖華涌二鄉首惡黃繼章盧貴清一併嚴切審究統計節次各鄉獲匪共五百餘名除

省釋並未為匪百餘名外其餘二百餘名情有重
輕罪有大小或又有曾犯另案之人現在分起解
省審辦各等語 臣等以甲子司地方經此次痛懲
之後小民咸知畏法捧公捐資修建指獲匪犯其
眞悃似屬信而可徵 臣等亦即隨時獎勵以示其
悔過遷善之途似可不致復有他事再碉石鎮兵

祿

丁於擒拏李崇玉時將至該處即施放鎗礮致李
崇玉聞聲驚逸 臣等心竊懷疑細加訪查果有著
名之七八人惟是刻下卽行斥退難保其不轉而
投向匪人若既明知其通盜不為嚴切辦理又無

以示懲創而抒公憤倘少露聲色又恐其聞風遠
颺漏網現在正值調換兵丁出洋緝捕之時臣等
不動聲色密飭接任副將洪蕃錫將碣石兵丁多
撥一二百名其知名之數人即在撥調之內俟一
到省便可按名查拏似此辦理庶可不致漏逸至
李崇玉一犯素與海盜朱濆總兵寶等相通節次
訊錄各犯供詞併各地方稟報俱云已於聞拏之
日即落海隨同朱濆總兵寶烏石二等逃往閩省
臣等一面飛飭師船直入閩粵連界洋面地方趕
緊捕緝一面知會閩省舟師會合夾擊仍知會玉

德令其飭屬留心在陸路協拏並委幹員改裝於陸路偵探似此水陸分投層層布置諒不致延喘遊魂久稽法網至甲子地方經李崇玉煽惑既久亦須將營汛礮臺少爲易置以善其後統俟臣那彥成於查閱營伍礮臺之便親歷其地相度情形再爲妥定章程奏請

訓示遵行

奏

硃×

嘉慶十年五月十二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那彥成百齡奏疊次拏獲甲子司助惡著名夥匪現

在從嚴究辦一摺覽奏俱悉李崇玉一犯前據玉德奏
稱在艇匪林阿發船內與總兵寶匪船一同竄入閩省
曾經降旨令那彥成百齡再行詳查茲據奏稱節次訊
據各犯供詞並地方官稟報俱云李崇玉一犯於閩拏
之日即落海隨同盜匪朱濆總兵寶逃往閩省等語是
李崇玉一犯果因查辦不密業已下洋屬爲可恨此係
前任巡撫孫玉庭任內之事與那彥成百齡無涉前此
孫玉庭於查辦李逆時亦曾慮及該犯下洋先經檄調
總兵林國良杜魁光二員帶領舟師在於甲子司港口
堵截今李崇玉竄逸下海所謂堵截者安在那彥成等

應即查明該犯究由何路下洋竄逸得上盜船附疏玩之員據實參辦至所稱現獲助惡各犯內李陞飛一犯係李崇玉叔祖平日與李崇玉結交匪類橫霸一方為伊軍師又李崇日一犯屢次械鬬殺人李崇玉稱為先鋒虎將實為助惡之尤且所打燈籠竟敢用天順字樣其謀為不軌逆跡顯然非尋常匪犯可比該二犯即應照逆案辦理其餘二百餘名著那彥成查明情罪輕重分別核辦其前次碣石鎮兵丁於查拏李崇玉時私放鎗礮致令逃逸情節可疑必當究辦現在既據那彥成訪有著名兵丁七八人密為查拏著於拏到後嚴審定

擬不可輕縱李崇玉一切勾結土匪洋盜爲悖逆首犯斷不可任令漏網本日據玉德奏稱李長庚追捕艇匪於四月十一日在鎮海洋面瞭見匪船七八十號向南逃竄奮勇追捕在粵東甲子洋地方大加攻擊殲斃多名現因艇匪已經過粵囑令粵省兵船跟踪追捕該提督並酌留兵船在閩粵連界洋面巡防堵緝等語粵東艇匪經閩省此次勦殺之後俱已逃回李崇玉現在其內那彥成百齡務當嚴飭舟師乘其潰敗之餘大加攻勦如果將該首逆拏獲則其餘土匪洋盜無可勾結海疆自臻寧謐再該逆竄回粵省又或乘間登岸亦未可

定那彥成等並當飭令地方文武設法查拏四面堵緝倘該犯上岸後又復任令逃逸則地方官疎縱之咎甚亟不能稍為曲貸矣

嘉慶十年五月二十日

奏為審明李崇玉之匪黨親屬分別正法定擬事竊照拏獲巨匪李崇玉之親屬及匪黨各犯情形前經

先後恭摺

奏明接奉

諭旨飭即審明定擬具奏 臣 等欽遵辦理查本案拏獲各犯內除陳亞命等二百五十九名訊係各犯親屬

及供扳被拏卽時省釋幷胡亞四等一百二十名係適脅爲夥並未隨同滋事留於陸豐縣城枷責發落外實在犯人李陞飛等二百零八名犯屬李元進等十二名研審事主唐開譽唐開穹二名分起解審內李元進李光海洪亞奈盧其信李亞同盧亞現李會隨楊亞笑盧弗進李元碧李會傑等十一名於取供後在縣病故李蔡氏陳上雲黃亞加等三名口解至海豐歸善各縣病故餘俱先後押解到省並據陸豐縣及各委員續獲歐亞狗蔡亞塔李會考謝友用柯奕才陳伯權等六名歸善

縣續獲李會偉即李貴魁一名新寧縣獲解盧意周即盧二受一名委員原任潮陽縣楊桂蔭在詔安縣地方獲解李崇高一名又提到素與李崇玉交往之碣石兵丁劉啟奉等四名均經飭委廣州府知府福明等審辦據報案犯李陞飛盧意周許亞傑林亞高陳載耀盧建錢林添全盧亞損盧三子盧致縣盧亞花盧想陳幗爲盧細受盧亞金盧亞郭盧娘意盧亞宗盧亞文盧李利盧建祖林亞千盧亞祖盧亞牛盧必發盧致載盧繼盤陳亞明江亞疊彭亞梅陳亞印許亞振麥咱吆吳亞凱陳

敎發麥亞柔盧宏昂許來喜彭亞頁蔡標禮許亞
寬江亞金盧亞稍許理平盧亞彻盧進係嚴亞罕
李亞齊江添恩盧紅蝦陳亞歲胡亞鶴盧仲會江
文光吳崇豪江亞陳劉啟奉盧淑十胡亞只陳亞
順等犯帶病進監在監患病先後病故均經南海
番禺二縣訊明禁役人等並無凌虐情弊驗具圖
結詳報在案茲據委員廣州府知府福明等將現
犯審明由按察使吳俊等審擬招解前來臣等隨
提犯督同司道親加研鞫緣李陸飛即已革生員
李會鵬籍隸陸豐係李崇玉無服叔祖李崇日係

李崇玉無服族弟李崇玉薄有貲財性耽飲博撒漫使錢李陸飛李崇日向與交好從中牟利嘉慶三年李崇玉因誆騙鄉民銀錢問擬徒罪犯父李元進紳衿王元豐等慮其徒滿回籍生事擾民復經呈首改擬發遣解至曲江縣地方乘間脫逃七年六月內潛回適有呂宋夷船在七娘澳洋面遭風沉溺李崇玉撈獲番銀一萬餘兩并大小鐵礟二十七位李陸飛見其驟富指為天從人願諸事順意教令黏照天順記號燈籠誇耀親朋廣交匪類橫行鄉曲伊復賠地分肥嘉慶八年春間李崇

玉風聞查拏緊急蹈海數月方回自此又與洋盜
朱濆等交結李陸飛教其開張店鋪消贓濟匪並
開賭館抽分頭錢又令李崇玉改名李景星捐納
監生附於紳衿之列倡衆推為約正假保護海港
村莊為名勒索漁船陋規並按田畝派規收穀如
不附從即糾衆搶殺李崇日以圭湖華涌兩鄉人
多強橫糾其入夥李陸飛令將擄獲夷船大礮二
位每鄉各貯一門并令林添全製造火藥預備械
鬬之用藉以恐嚇鄉愚倘有小鐵礮二十五位存
在李崇玉新館名鄉之人貪其貲助畏其兇威多

聽從附和尊李崇玉為大哥有事互相幫助而李崇日尤為該匪得力之人於是李陸飛有軍師混號李崇日亦有先鋒勇將之稱其濟匪銷贓勒受陋規則係林添全鄭斌錫為之主持陳亞佔等為之通送械鬬搶殺則有盧建豪等為之幫助迨李崇玉探聞官司查拏令李崇日往邀匪黨抗拒兼入允肯旋值營縣赴捕李崇玉即狼狽竄逃此李陸飛教誘李崇玉妄為不法又李崇日出力助惡並糾人拒捕未成之原委也又究出八年九月內因博社鄉蔡姓不允納送規穀李崇玉糾眾前往

尋毆李元枏練奕殿盧亞想盧亞損李亞會陳幗
爲盧亞控各致傷蔡姓一人未死盧建豪盧建依
盧貴清李光海王載名盧建壘盧建鋑江衍明各
殺斃蔡姓一人共殺斃蔡姓八人陳亞近等持械
幫助未經傷人屍親畏兇瘞埋未報九年五月內
有賊夥托李崇玉銷贓得銀路過惠來縣覽表地
方被吳繼淸等趕打李崇玉糾衆前往尋毆并捏
稱被搶多贓勒令吳姓通族賠出吳姓不服爭毆
盧淑十盧細受吳亞取盧亞長盧亞學盧致爀各
毆傷吳姓一人未死盧建豪李崇日黃繼章盧大

頭足盧亞興各殺斃吳姓一人共殺斃吳姓六人盧亞五等持械幫助未經傷人江衍明楊啟昭割取吳亞漢吳亞娙屍頭黃繼章盧亞損亦搶奪吳亞元吳亞達屍身丟棄入海盧建豪李貴魁李亞會等又捉獲吳亞志並搶回吳亞劍吳娘進二屍交李崇玉發落李崇玉令盧建豪李貴魁李亞會將吳亞志綁縛在樹李貴魁點放鳥鎗傷其左肋盧建豪用刀割開肚腹李亞會割下頭顱各犯並將吳亞劍等屍身剁碎丟棄沙灘經屍親求懇給還業已殘失不全各屍親吳兇亦未報驗盧建豪

等所住之華涌鄉與惠來縣屬唐姓所住之山頭
鄉毗連盧建豪等欺其村小勢弱起意擄人勒贖
糾同盧建依盧建錢盧貴淸盧亞從盧亞開盧亞
勇吳亞取盧致縣擄捉山頭鄉唐姓五人回鄉拷
禁勒贖得番銀二百二十圓分用將人放回盧細
貴又起意糾同盧建豪盧建錢盧貴淸盧亞從盧
開澤擄捉唐姓二人及幼女一人回鄉拷禁勒贖
得番銀一百圓分用將人放回盧建豪又糾同盧
建依盧建錢盧貴淸盧細貴盧宏錢前往山頭鄉
尋人擄捉未遇見田禾成熟復起意搶割添糾盧

三子等攜械赴田搶割田禾並奪取耕牛唐姓趕出攔阻盧亞從先被唐開穹格傷又被唐開耀格殺身死盧三子盧亞可盧亞桃盧淑提盧亞想盧致進各致傷唐姓一人未死盧建豪盧建依盧貴清盧建錢盧亞勇各殺斃唐姓一人共殺斃唐姓五人盧亞浮等持械幫助未經傷人盧建豪又同盧建依等擄捉唐姓八人唐姓畏兇躲避盧建豪等趕至村前仍欲捉人搶物唐開譽情急點放竹銃打傷盧致澤右脅倒地盧建豪等始行退避將各屍身同所擄人口並稻穀牛隻押運回鄉仍前

勒牘屍親報經惠來縣起屍驗報將被擄之人查
出釋回以上各案惟搶殺山頭鄉唐姓之案經縣
驗報通緝其餘均未報官業已傳屬起屍委員會
檢明確屍傷與犯人事主所供相符又盧建豪曾
因后洋鄉陳文聲躧壞田禾向斥爭鬧用竹銃打
傷陳文聲身死報縣驗詳查緝又盧建豪盧建錢
盧淑提盧仲會聽從盧建長糾約阻止郭姓建造
同屋互相爭毆盧盧建長等致死郭美興等六名該
犯盧建錢搶獲毆斃之郭亞冉屍身將頭割下掩
埋盧建豪盧淑提盧仲會均在場附和後又隨同

抗官喧嚷先獲盧建長等究辦又盧宏儒先因將泥塊擲入魚池黃繼瑞等向斥爭鬧陳瑞達先被盧建啓致傷後被盧宏儒毆死報縣驗詳叅緝盧宏儒又向唐興壯賒買地豆不允向斥爭鬧唐興壯先被盧宏玉即盧亞金致傷後被盧宏儒毆死報縣驗詳飭緝以上各案訊之盧建豪等俱一一供認與原案脗合尤秀麟陳亞才許亞傑胡亞巧吳振龍夏亞賜林亞高盧意周即盧二受沈亞梅陳載耀林亞守陳上雲許亟春江亞珍楊榮耀即楊亞壬先後投入盜船各在洋行劫二三次及七

八次不等內尤秀麟殺死事主一人許亞傑吳振龍林亞守又接濟盜船糧食陳亞牙胡亞巧夏亞賜林亞高向覽表鄉吳姓尋毆未經傷人楊榮輝郎楊亞壬先曾糾同黎亞得等搶奪江蓮尊等布物又糾黎亞得等械鬬致傷翁虔泰等經獲黎亞得究辦該犯在逃又劉亞順投入安南盜船因語言不通旋即轉回並未入夥又鍾日虔陳阿臣蔡亞塔李亞歪被盜擄脅接贓巫亞贏被盜擄脅服役均潛回被獲並有福建晉江縣盜犯黃文華在洋盜首朱濆船內充當財富盤劫分贓來至甲子採

望李崇玉被獲又歐亞狗在洋疊劫於李崇玉投
依朱瀆之後受囑潛來甲子打聽家屬消息被獲
又卓亞瑤曾擄捉惠來縣民高廣宋拷禁勒贖得
番銀十圓放回並疊次搶詐客民銀物又盧其信
曾糾同盧家通擄捉山頭鄉唐咱吆拷禁勒贖得
錢一千二百文放回此拏獲李崇玉匪黨究出行
劫殺命擄人勒贖及出洋為盜消贓濟匪之情由
也其碣石鎮兵丁劉啟奉張城高李會張必勇與
李崇玉認識李崇玉犯罪逃回後並不認真查拏
李崇玉開張賭館得受規銀二十四圓並無通信

縱逃情事再三研訊各供如一臣等以李崇玉內結土匪外通洋盜且李陞飛李崇日各有軍師先鋒偽號顯係謀為不軌而同夥之人皆稱李崇玉為大哥其結盟拜會更屬顯然復嚴加究詰據李崇日等僉供李崇玉結匪通盜止係稱強爭勝橫行鄉曲勒派規銀因李陞飛主謀偶存有人戲稱軍師李崇日助勢亦傳為先鋒並非得有偽封其同夥諸人均呼李崇玉為大哥不過趨利附勢或因被脅畏威委無謀為不軌及結盟拜會之事是以營縣查拏時並無一人幫同抗拒伊等亦皆束

手就擒等語核之犯父李元進等原供相符並詢
據前任陸豐縣竇熙供稱李崇玉改名捐監并糾
毆斃命伊不能查拏覺察實在無能其叅革知縣
呂瀠則稱伊欲羈縻李崇玉以便乘間擒捕是以
准其充當約正不料臨拏脫逃叅革甲子司巡檢
譚榮邦供稱伊到任時查禁賭館李崇日送給規
銀八圓糊塗收受等語各供不移案無遁飾除疎
縱李崇玉之員弁兵役先經審擬具
奏外查例載凡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又例載刁民聚衆至四五十人者斬決梟示又律

載支解活人者凌遲處死爲從加功者斬又例載
江洋行劫大盜照響馬强盜立斬梟示又捉人勒
銀取贖初犯爲首者斬監候再犯不分首從皆斬
立決附和者枷號兩箇月發遐邊充軍又搶奪殺
人者擬斬立決爲從幫毆加刃傷擬絞監候傷非
金刃又非折傷者發烟瘴充軍未經幫毆有傷者
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又例載謀殺人加功者斬
監候又故殺者斬監候又例載因爭鬪擅將鳥鎗
施放殺人者以故殺論又奸徒將米穀麥䅘糧偷
運出洋接濟奸匪者擬絞立決爲從減一等又律

載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者絞監候又例載私販硫磺合成火藥賣與奸徒者發近邊充軍又洋盜從犯未得財亦未傷人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洋盜案內被脅接贓一次者發黑龍江給打牲索倫達呼爾為奴被脅服役者杖一百徒三年又故縱者與囚同罪至死者減一等又反逆緣坐男婦十六歲以上者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為奴其緣坐婦女及男子年十歲以下交值年旗酌給有力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為奴又律載罪人持杖拒捕捕者格殺之勿論各等語此案李陞飛即李會

鵬於李崇玉犯罪逃回爲之主謀教誘妄爲不法復舉李崇玉充當約正並令點用天順記號燈籠藉以欺壓鄉愚恣其魚肉致有軍師混號是李崇玉之横行無忌釀成巨案皆係李陸飛一人爲之禍首實爲罪不容誅雖籍無同謀不軌而核其情罪實與大逆無異李陸飛應比照大逆者不分首從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李崇日爲李崇玉糾約匪黨出力助惡械鬬斃命并邀人拒捕未成亦屬目無法紀惟較之主謀之李陸飛則稍有區分李崇日除故殺吳亞姪罪止斬候不議外應比照刁

民聚衆至四五十人者斬決梟示例斬決梟示楊榮輝即楊亞壬等搶江達尊布物并鳴鑼糾衆械鬬傷人罪止徒流其與尤秀麟陳亞牙吳振隴夏亞賜盧意周沈亞梅林亞守許咏春江亞珍胡亞乃許亞傑林亞高陳載耀陳上雲黃文華歐亞狗共十七犯均在洋肆劫或又殺傷事主並濟匪勒贖歐亞狗復爲李崇玉潛回探信俱合依例照江洋大盜立斬梟示盧建豪先後毆斃二人并故殺一人盧貴清故殺一人盧建錢用鳥鎗打死一人均罪止斬候盧建依毆斃一人亦罪止擬絞該犯

等又與盧亞勇搶割田禾盧建豪盧貴淸盧建錢盧建依盧亞勇各拒殺事主唐姓一人盧建豪又聽從李崇玉將吳亞志支解復與盧貴淸盧建錢屢次捉人勒贖俱罪應斬決從一科斷盧建豪盧貴淸盧建錢盧建依盧亞勇等十七犯均合依搶奪殺人擬斬立決例擬斬立決李亞會聽從李崇玉將搶布賊人綑縛戳死係以盜殺盜所搶又係濟匪之贓仍應照謀殺爲從律擬以絞候該犯又與李會偉卽李貴魁各自接濟洋匪罪亦止於絞決其聽從李崇玉共毆傷人復將吳亞志支解應

從重科斷李亞會李貴魁均合依支解活人爲從加功者斬律擬斬立决鄭斌錫林添全爲李崇玉心腹代收船規田穀并糾紏兇徒械鬬打探衙門消息又復製造火藥其李崇玉銷贓濟匪更係該犯經理同惡共濟林添全除製造火藥罪止充軍不擬外應與鄭斌錫均以身自濟匪論盧宏儒先後共毆二人身死同時並發罪止擬絞該犯又附和李崇玉節次械鬬并接濟洋盜魚米亦應以濟匪從重科斷鄭斌錫林添全盧宏儒均各依奸徒將米穀出洋接濟奸匪擬絞立决例擬絞立决各

犯皆係李崇玉夥黨藐法妄為情罪重大未便稍
稽顯戮除李陸飛盧意周許亞傑林亞高陳載耀
陳上雲盧建錢林添全病故外 臣 等於審明後恭
請
王命飭委按察使吳俊督標中軍副將劉惟馨將李崇日
尤秀麟陳亞牙吳振隴夏亞賜沈亞梅林亞守許
豚春江亞珍胡亞巧楊榮耀黃文華歐亞狗盧建
豪盧貴清盧建依盧亞勇李亞會李會偉鄭斌錫
盧宏儒二十一犯俱綁赴市曹分別凌遲斬梟並
將李陸飛盧意周許亞傑林亞高陳載耀陳上雲

一併戮屍同各首級發往犯事地方梟示以昭炯戒卓亞瑤疊次搶竊訛詐復擄人勒贖盧其信亦擄人勒銀取贖均合依捉人勒贖初犯爲首斬監候例擬斬監候盧亞桃盧致進盧亞想於盧建豪等搶奪殺人幫同刃傷事主均合依搶奪殺人爲從幫毆有金刃傷者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李光海王載名盧建疊黃繼章盧大頭足盧亞損盧亞興於別犯致傷事主之後各將事主殺死王載名黃繼章盧大頭足又聽從李祟玉接濟洋匪罪止滿流并盧建壘搶奪殺人爲從未經幫毆罪止充

軍不議外應與李光海盧亞損盧亞興均合依共
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例擬絞監候查卓
亞瑤等在濱海要區與李崇玉結黨肆惡殺擄良
民通盜濟匪非尋常命盜案犯可比除盧其信李
光海盧亞損俱已病故外所有斬犯卓亞瑤絞犯
盧亞桃盧致進盧亞想王戴名黃繼章盧大頭足
盧建疊盧亞興等九犯均應請
旨即行正法鍾日虎陳阿戌蔡亞塔李亞歪被洋盜擄脅
在本船接贓一次合依洋盜案內接贓一次例發
黑龍江給打牲索倫達呼爾為奴盧三子盧亞可

盧淑提聽從搶劫各將事主幫毆有傷均合依搶奪殺人爲從幫毆傷非金刃亦非折傷例發極邊烟瘴充軍吳亞取盧致縣幫毆事主致傷罪應擬徒該犯等又聽從盧建蒙擄人勒贖盧季進又聽從盧其信擄人勒贖均合依捉人勒贖初犯附和例枷號兩箇月發近邊充軍黃繼尚張咱吆李崇敬李崇盛李元極謝友用附和械鬬李崇高李會芳抽分賭規各犯又與陳亞佑江亞探盧亞花柯奕才陳伯権洪亞奈胡亞平各聽從李崇玉進送米物接濟洋匪均合依奸徒將米穀偷運出洋接

濟奸匪擬絞爲從減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元柑練奕殿盧亞想盧亞把陳幗爲盧亞控盧淑十盧細受盧亞長盧亞學盧亞金郎盧宏三各犯爲李崇玉糾羽助鬭傷人應與分頭糾人械鬭之范細樞李元道林奕彩均於李崇玉應得死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劉亞順械鬭助勢繼又投入盜船圖劫未成合依江洋大盜未得財又未傷人例從犯杖一百流三千里以上軍流各犯均爲李崇玉助惡情節較重除盧三子盧致縣盧亞花洪亞奈盧亞想陳幗爲盧細受盧亞金盧淑十

病故外餘俱照叛案干連流犯發往黑龍江烏拉等處安插盧亞崇盧亞浮盧致曲盧亞慎盧亞郭盧亞蚕盧娘意盧亞宗盧亞盼盧亞大盧亞俗盧季利盧亞保盧建祖盧亞軒盧亞柿盧建持李永賓林亞干盧亞爲盧季持盧亞祖盧亞牛盧季娥盧致擾盧必發盧致載盧繼盤盧致南盧季東盧弗進盧亞衍盧亞五盧致對盧致田盧其稟盧月生盧亞頓盧亞瑞盧亞驛四十名聽從搶殺未經幫毆成傷均合依搶奪殺人爲從未經幫毆成傷例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陳亞近江亞玉江亞潜

江青複江亞付吳宗顯陳亞明江亞蟲彭亞梅江
亞波陳亞印陳亞皆林三保許亞振陳亞錦麥咱
叺江亞山吳亞氤陳敦發黃亞概江學平麥亞烝
盧宏昂許來喜李崇翰李文亮李德水吳衍隴彭
亞貢陳亞亮盧淑崇李亞同蔡標禮鍾興燦許亞
蕭黃亞剛許亞治黃亞付彭亞鼎黃亞取許亞廣
黃亞庭林亞牙林亞章林幗楊亞應蔡亞弗江
亞金陳亞淑許亞穩吳亞謹盧亞藉盧致修許理
平張林生許啄全江亞泮盧亞朝胡亞只盧建修
李崇學蔡栽名嚴亞罕李克猶李崇隴李亞虹李

細雄林亞算李亞齊江添思林亞孫盧紅蝦盧建接傅亞五林敵容楊繼明江亞窗陳亞歲黃亞穗陳亞璊黃亞加胡亞篤許亞琴陳學布陳亞順江季春盧致隨盧亞現李會隨楊亞笑盧仲曾江文光吳崇豪陳祖城江亞陳九十五名雖無結盟拜會其甘心隨從李崇玉呼為大哥並節次幫同械鬬滋擾良民均應即於李崇玉死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巫亞嬴被盜擄脅服役逃回就獲合依洋盜案內被脅服役例杖一百徒三年軍流徒犯除盧亞郭盧娘意盧亞宗盧亞文盧季利盧

建祖林亞千盧亞祖盧亞牛盧必發盧致戴盧繼
盤盧兆進陳亞明江亞疊彭亞梅陳亞印許亞振
麥咱吆吳亞亂陳敦發麥亞焏盧宏昂許來喜彭
亞貞李亞同蔡標禮許亞廣江亞金盧亞耕許理
平盧亞朝盧建係嚴亞罕李亞齊江添恩盧紅蝦
陳亞葳黃亞加胡亞篤盧亞現李會隨楊亞笑盧
仲會江文光吳崇豪江亞陳胡亞只陳亞順已經
病故外其餘至配所各折責四十板劉啟奉張城
高李會張必勇身充兵丁有緝捕之責乃於李崇
玉犯罪逃回開張賭館輒敢收受規銀雖訊無通

信潛逃情事亦應以故縱定擬各犯除得受賄規折實紋銀十五兩以上罪止滿杖不議外均合依故縱者與囚同罪至死減一等例於李崇玉死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從重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劉啟奉已經病故應毋庸議已經革職之甲子司巡檢譚榮邦於到任時查禁賭館曾受李崇日送給規銀實屬不諶應請發往伊犁等處充當苦差犯父李元進前於李崇玉不安本分雖曾禀官究辦追後該犯逃回行爲不法未經據實呈報仍應照例緣坐與同居胞弟李元碧一

併發遣均於取供後在縣病故其妻李蔡氏亦於
起解後在途病故俱毋庸議李崇玉長子李亞趙
胞兄李崇雲胞姪李賢茂李賢盛李賢彩俱年在
十六以上均合依反逆案內例應緣坐男婦例發
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爲奴各犯應刺字者仍
分別刺字李崇玉胞弟李崇吟之妻李鄭氏及胞
兄李崇雲之妾李吳氏例不緣坐其叔祖李會傑
及李元進短僱工人余亞川均不同居亦無同謀
爲匪情事均毋庸議唐開譽因盧致澤等搶擄殺
人用竹銃抵拒致傷盧致澤身死與罪人持杖拒

捕捕者格殺人勿論之律相符應與格傷罪人之唐開受均照律勿論留縣之胡亞四等一百二十名係被李崇玉等逼脅畏其擾害伴認李崇玉爲大哥並未幫同滋事迨李崇玉糾人拒捕之時並無一人前往似知畏法已據惠州府等議請比照閩省民人結會樹黨魚肉鄉民被誘入夥者杖一百枷號兩箇月之例在縣就近枷責示儆毋庸再議李崇玉家產業經查封除鐵礮火藥外並無違禁之物倘有應行緣坐親屬分別查明照例辦理失察各犯爲盜之父兄並飭查拘發落尤秀麟等

在洋行劫原籍甲保無從查察往來俱在洋面並未經由營汛口岸均毋庸議起獲李崇玉撈獲礮位移營備用各鄉械鬬兇器分別銷燬被劫各汛有無事主稟報是否諱匿疎防文武並失察匪徒出口并匿報人命私藏鐵礮各職名查明另參已革陸豐縣吕漋准令李崇玉充當約正本欲使其不復防備乘間擒拏因辦理不能妥協致被脫逃已經開發新驪其前縣賀熙於李崇玉在境糾夥多命不能查拏改名捐監漫無覺察應請照溺職例革職逃犯李崇玉及江衍明等嚴飭各營縣及

捕盜舟師設法查拏務期速獲以正刑誅病故各
犯圖結飭取另行送部謹
奏奉
硃批刑部速議具奏
嘉慶十年四月十七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前據孫玉庭奏官兵前抵甲子地方圍拏李崇玉該
犯因聽聞鎗礮驚起出屋潛遁僅獲其家屬匪黨二十
五名口又於圭湖華涌兩村查獲匪徒四百餘名一面
設法根究李崇玉下落等語隨據那彥成等奏報情形
相同本日玉德奏厚積兵力勦捕與東艇匪烏石二等

在粵洋搶劫滋擾於三月竄過閩洋等語李崇玉在甲子司脫逃係二月十三日之事今粵東艇匪竄至閩洋或即係該犯驚逸後勾結匪夥烏石二等在洋行劫實爲可恨該督等自前次奏報後已閱旬日並未據續有奏報李崇玉脫逃後又竄何處自必續據地方官稟報如果各海口要隘嚴密布置何致要犯得以任意遠颺著那彥成百齡迅卽查明該犯出洋屬實卽應嚴督舟師前往跟追會同閩省將艇匪烏石二等匪船合力圍捕務將李崇玉烏石二等殲擒凈盡不可因李崇玉已經遠遁心存懈弛視爲海捕具文也

嘉慶十年四月二十六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復據玉德奏拏獲艇匪陳揚得訊據供稱艇匪共有四幫一係烏石二為首一係鄭一為首一係總兵寶為首一係林阿發為首共艇二百多號現來福建有八十多船係林阿發總兵寶二幫連土盜朱濆附和之船其烏石二鄭一兩幫尚在廣東洋面又廣東會匪首李崇玉平日與艇匪相通現在林阿發幫內等語李崇玉一犯自本月初七日經那彥成百齡奏到聞拏逃遁之後迄今已及兩旬未據續有奏報現據玉德訊明該逆實在艇匪林阿發幫內竄過閩洋是前此與烏石二

勾結之言尙非的確艇匪自竄越閩駛圖登岸茲於四月初一日乘南風盛發聯幫八十餘船公然竄至厦門管泊大擔口外窺伺厦港可惡已極此皆前此粵省查拏李崇玉時兵丁等私放鎗礮該匪闖出竄逸所致總兵李漢升之咎實無可辭但那彥成等前此摺內曾稱先派署左翼鎮林國良南澳鎮杜魁光二員帶領舟師在甲子司港口堵截當李崇玉竄逸下海之時該二鎮何以竟無聞見及該逆勾通艇匪竄過閩洋該二鎮兵船又何以不跟蹤追捕杜魁光本係南澳鎮總兵原因捕務緊要暫令在粵省帮辦今粵省李崇玉已逃入閩

洋夥同盜匪林阿發總兵寶幫船一同肆竄正在該鎮所管地方該鎮豈得轉致不顧此時粵省洋面亦尚有烏石二鄭一兩幫盜船自不得不嚴爲之備林國良應仍令在粵洋防守至閩省水師將領現在之人著那彥成等即速飭杜魁光帶領所管舟師前赴閩省追勦艇匪此時閩省已有李長庚統帶大幫兵船一百二十號於四月初九日駕出大擔口一路搜捕前來聲威壯盛那彥成等當嚴飭杜魁光奮勉追捕以收夾擊之功勿稍懈弛再李崇玉一犯前此據那彥成等奏稱閩粤逃竄雖據玉德奏到似已下洋但該逆詭詐多端恐不可

信或因彼時隨路查拏緊急揚言入海而現在艇匪又
皆李崇玉黨與詐稱李崇玉在其幫內希冀粵省地方
官查拏鬆勁漏網稽誅而該逆轉在附近地方藏匿勾
結尤有關係且閩省所拏艇匪陳揚德一犯據供係上
年九月投入林阿發船內而李崇玉係本年二月逃竄
或該犯不知粵省查拏李崇玉之事隨口混供亦未可
定即該犯實係下海亦應查明經由何處海口如何上
船有何人親見總應有確切下落著那彥成百齡上緊
留意嚴查密訪總期得其實在蹤跡設法弋獲以靖地
方始爲妥善仍著將粵省何時派兵前赴閩洋及偵捕

李崇玉之處即由四百里飛奏

嘉慶十年五月二十日會同廣東巡撫百公齡

奏為遵

旨覆

奏事 臣 等欽奉

諭旨據張德奏稱李崇玉勾結艇匪烏石二等在粵洋搶劫滋擾於三月竄過閩洋者 臣 那彥成 臣 百齡查明該犯出洋竄赴閩屬廈門督舟師前往跟追會同閩省將艇匪烏石二等匪船合力圍捕務將李崇玉烏石二等殲擒淨盡正在籌辦間又欽奉

上諭據玉德奏拏獲艇匪陳揚得訊明李崇玉實在艇匪林阿發幫內竄過閩洋是前此與烏石二勾結之言尚非的確那彥成等前此指內曾稱先派署左翼鎮林國良南澳鎮杜魁光二員帶領舟師在甲子前港口堵截當李崇玉竄逸下海之時該二鎮何以毫無見聞及該逆勾通艇匪竄過閩洋該二鎮兵船又何以不跟蹤追捕杜魁光本係南澳鎮總兵原因捕務緊要暫令在粵省幫辦今粵省李崇玉已逃入閩洋夥同盜匪林阿發總兵寶幫船一同肆竄正在該鎮所管地方該鎮豈得轉置不顧此時粵省洋面亦尚有烏石二鄭一兩幫盜

船自不得不嚴為之備林國良應仍令在粵洋防守外至閩省水師將領現在之人著那彥成等即速飭杜魁光帶領所管舟師前赴閩省追勦艇匪再李崇玉一犯雖據玉德連次奏到似已下洋但該犯詭詐多端終不可信或因彼時陸路查拏緊急揚言入海而現在艇匪又皆李崇玉黨與詐稱李崇玉在其幫內希冀粵省地方查拏鬆勁漏網稽誅而該逆轉在附近地方藏匿勾結即該犯實係下海亦應查明經由何處海口如何上船有何人親見總應有確切下落著那彥成百齡上緊留意嚴查密訪總期得其實在踪跡設法弋獲以靖地

方始為安善仍著將粵省何時派兵前赴閩洋及偵探

李崇玉之處即由四百里飛奏欽此查前撫臣孫玉庭

查拏李崇玉時與惠潮嘉道吳俊在潮商辦乃於

往拏時並不親身督緝而在事文武差探布置亦

多疏飾疏縱致要犯得以遠颺種種貽悞均難辭

咎臣等接緝之後即將恇怯疏縱之鎮將縣令恭

奏嗣奉

諭旨以該犯竄迹潛逃其勢不能遠颺仍責成吳俊督同

該縣呂瀠乘此機會上緊設法訪緝搜捕在事文武併

免開參欽此臣等即欽遵轉飭該道等各矢天良認真

緝捕並通飭各屬一體嚴密協拏兩月以來尚未弋獲實不勝焦灼之至查李崇玉脫逃始末初據番訊圭湖華涌兩鄉匪黨供稱李崇玉聞拏當時走脫即至圭湖在七娘澳上船下海又回來在黃衍明家住宿恐有人知覺走到華涌住了一兩日以後不知去向伊與海盜朱濆最為相好或投入朱濆船上福建地方有布袋澳小梁山均係朱濆巢穴或朱濆送往彼處藏匿等語查該匪原與朱濆相好落海後或徑往相投而其現在何幫盜船則傳聞互異聞其入閩洋後盜首蔡牽見其狼狽

竄逃頗爲窺視該犯自已失望又委員楊桂蔭等現與閩省雲霄詔安漳浦適中之地來往偵探據稟李崇玉實係下海入於朱濆幇內所坐之船係料繒漁艇不能安設大礮後來朱濆搶得廈門水師烏艇一隻送與該匪乘坐四月十八日朱濆總兵寶林發利郎林阿發蔡并朱槃各幫匪船在銅山洋面與官兵接仗業被師船打敗正在圍拏時南澳鎮杜魁光坐船桅木被礮打壞師船俱赴救護致被逃走是日李崇玉先已駛避外洋不敢與官兵接仗又探得李崇玉前在詔安地方曾經上

岸親至濱海匪鄉購買鴉片菸並在該處住宿一夜有人親見前該匪船內缺糧朱濆送米接濟因所坐船小兼無鎗礮火藥不敢隨同朱濆等與官兵打仗是以先行走避各等語此各路偵探稟報之情形也再前此查拏李崇玉時經撫臣孫玉庭移會南澳鎮杜魁光左翼鎮林國良統帶舟師把截甲子港口而李崇玉脫逃竄自七娘澳下船該二鎮在甲子港口當查拏時孫玉庭等未經早為籌及亦可見布置之疏續因接辦土匪一鄉匪黨惠潮嘉道吳俊留師船在彼彈壓事定之後風聞

該匪竄入閩洋 臣等即飛飭該鎮等直入閩界跟
追委署香山協副將許廷桂率領兵船前往協拏
並知會閩省舟師會合夾擊緣由業經恭摺具
奏茲據署左翼鎮林國良稟報該鎮會同南澳鎮杜魁
光署香山協副將許廷桂奉委追拏李匪駛至長
山尾遇盜船痛加剿捕生擒三十餘名其中並無
李匪及至南澳洋面適遇閩省提鎮率領大幫兵
船追賊彼此接晤知閩省盜船俱已遠遁銅山一
帶並無賊蹤閩省提鎮即日東旋南澳鎮杜魁光
亦即隨往適南澳外洋有匪船數十號貧夜乘風

西駛探係黃正嵩許雲相林亞發等幫匪聞該匪
在林亞發幫內是以晝夜窮追等語據此則李崇
玉又由閩而粵誠如
聖諭該逆詭詐多端或因彼時查拏緊急揚言入海艇匪
詐稱在其幫內希冀閩省查拏鬆勁該逆轉得在附近
地方藏匿勾結 臣 欽服
聖明洞鑒燭照無遺是李崇玉或潛回探信或登岸在沿
海村莊藏匿均未可定其風聞在林亞發幫內之
語亦難憑信 臣 等無論其在海在陸俱經懸立重
賞督飭文武多方密布一有該匪逃回登岸蹤跡

立即捕送並飛飭洋面師船遇有閩省水師烏艇
式樣之盜船即應設法圍捕此現在水陸查拏之
情形也臣等於李崇玉逃後亦係慮其勾結匪黨
貽害地方因細加訪察始悉其平素所爲該犯自
發遣逃回撈獲沉溺夷船番銀萬金遂有餘資結
交匪類又開設賭館牟利改名捐監爲藥迨聞查
拏緊急逃往海外漸與洋盜相通回家後因有銷
贓濟匪勒索漁船陋規之事鄉愚豔其貲財爭來
附和盜匪利其接濟遂招往來此乃下愚趨利如
騖之恒態非有深謀不測之事當被拏時曾遣人

赴各處糾約匪黨拒捕竟無一人應者其無能爲

可知目今隻身遠遁不過仰息他人苟延殘喘安

能復相煽惑別生事變臣等雖知其如此亦不敢

稍存大意其甲子一帶地方亦恐其漸染旣深故

習難以遽革乃匪黨就擒之後經臣等曉諭開示

匝月之中該處紳耆陸續將有名匪惡綑送到官

並請將甲子坍損城垣及海口移建礮臺添設望

樓礮墩俱情願捐貲辦理又附近碣石衛城爲總

兵同知駐劄之所尤關緊要該處紳士等亦聯名

具呈以甲子紳士旣自行捐修樂於輸貲修葺臣

等以其均出至誠概如所請並賞給匾額銀牌以
示獎勵該處民情如此實無可匿
聖念臣等自上月二十日具奏拏獲甲子著名匪惡一摺
之後各路稟報總未得李崇玉確實下落是以不
敢冒昧入
告查前此辦理不善以致要犯脫逃雖非臣等經手之事
毋庸諱飾然接緝以來數月不獲實在同深憤悶
現在恪遵
指示海陸嚴查處處留心布置務期弋獲仰慰
聖廑謹

奏

嘉慶十年六月十一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那彥成等覆奏查明李崇玉從前逃遁情形並現在設法查拏一摺據稱孫玉庭移會杜魁光林國良統帶舟師把截甲子港口而李崇玉脫逃實自七娘澳下船孫玉庭未經早爲籌及可見布置之疏等語孫玉庭查拏李崇玉一事未能差探確實布置周妥致該逆乘間兎脫其辭辦實未免稍疎現在該撫仍調回廣東惟當與那彥成詳慎會商迅速嚴緝務將李崇玉一犯設法擒獲勉贖前愆現在李崇玉一犯據那彥成等摺內稱

投入盜匪朱濆船上竄入閩洋又風聞該逆在盜匪林亞發幇內由閩而粵而下海之後又曾經上岸兩次看來該逆踪跡無常詭計百出此時在閩在粵以及上岸下海均未可定該犯蹤跡飄忽自無能爲但甲子一帮其夥黨甚多聞該逆尚未就獲不免心存觀望那彥成孫玉庭務督飭地方文武上緊緝獲在於該處正法使人人共知共見則不特夥黨等聞風解散而地方人心亦均鎮定再李崇玉前因碣石鎮兵丁私放鎗礮始能得信遠颺是此事疎失皆由李漢升漫無約束所致前經屢次降旨令那彥成等嚴訊定擬曾據奏稱訪出

兵丁數人查拏究辦何以尚未具奏著即迅速審明定擬勿再延緩那彥成等於李漢升一案審結及將李崇玉就獲時均各由四百里馳奏

謹按嘉慶十年七月初六日廷寄內奉

上諭已革總兵李漢升於查拏李崇玉時兵丁擅放鎗礮透漏消息致令遠颺當經降旨飭催何以尚未據那彥成審擬具奏著即速行審明定擬勿再遲延

嘉慶十年七月十二日

奏為遵

旨審明恇怯遲延疎脫要犯之發革總兵并遊守縣令人

案內弁兵差役分別確訊定擬恭摺奏
聞事竊照碣石鎮總兵李漢升陸豐縣知縣呂濼。署該鎮
左營遊擊葉上進等查拏匪犯李崇玉臨事遲延
致令該犯逃逸旋獲該犯李崇玉親屬及陸續拏
獲助惡匪黨各緣由經撫臣孫玉庭暨臣先後恭
摺具
奏歷奉
上諭飭令臣嚴切審訊欽此茲臣遵將李漢升等及案內
弁兵人等陸續提集到省先經臣會同前撫臣百
齡將大畧情形節次奏

聞在案爾時未經提集訊供於疏縱該犯情節恐多不實
不盡因思李崇玉是否糾黨抗拒起事攻城碣石
鎮兵丁有無暗地通信迨至臨時脫逃果否由於
官兵施放鎗礮均為案內緊要關鍵必須一一質
訊確切方成信讞臣隨提集官犯兵役人等督同
按察使秦瀛布政使廣厚悉心研鞫緣李崇玉一
犯經前督撫司道面諭呂潾設法密拏呂潾查知
該犯李崇玉住居濱海結黨橫行兼之交通洋匪
時常接濟銷贓并私貯礮械等物各等情即面向
惠潮嘉道吳俊稟明該道轉稟撫臣孫玉庭隨咨

調南澳鎮杜魁光署左翼鎮林國良督駕舟師先
將該縣甲子港口堵截以便陸路查拏並撥道差
施耀赴縣効用嘉慶十年二月初二日呂瀠聞杜
魁光等有東來消息會同把總羅大魁并帶道差
施耀督率兵壯一百名揚言往東湖地方查拏匪
犯即往離甲子四十餘里之南塘地方密探李崇
玉蹤跡初七日舟師已東抵海門施耀因匪黨衆
多所帶兵壯無幾又無鎗礮隨向呂瀠稟商呂瀠
即稟請李漢升酌派營員先帶鎗礮兵丁策應并
懇李漢升親赴會拏施耀亦隨後具稟李漢升接

到文稟於初十日派委署該鎮中營守備黃官顯帶礮手兵趙顯等五名鎗手兵許顯等六十名連刀牌兵共一百名前往南塘會合十二日李漢升探知師船已進甲子港於是日晚間帶兵親赴南塘與呂潾會晤商定是夜亥刻由南塘起程黎明到甲子芒湖村圍拏先是十二日下午附近甲子鄉民紛紛訛傳李崇玉有糾黨拒捕起事攻城之信署守備劉榮撥防甲子所城查知即往向署遊擊葉上進稟告葉上進想及李漢升已帶兵親赴南塘亟欲馳往報信當囑劉榮會同巡檢譚榮邦

督率兵役防守城垣立卽改裝趕往時值李漢升
呂滐等正在南塘起行桀上進趕到卽向李漢升
稟知李漢升因李崇玉夥黨不少又有此等信息
或須添調兵丁接應卽飛騎往探呂滐以事屬緊
要商同李漢升督率弁兵役勇趕赴查辦行至半
途據探人回報探無的耗李漢升呂滐仍催令弁
兵人等趲行至十三日辰刻始抵甲子地方距李
崇玉因糾黨抗拒不從先於是日黎明潛行逃逸
各弁兵尚未知覺於巳刻行近李崇玉住村黃官
顯因桀上進報知李崇玉抗拒信息恐有埋伏卽

令礮手兵趙顯等放礮三聲鎗手兵許顯等齊排鎗一陣圖壯軍威當下李漢升即同呂瀠等趕進村內搜捕李崇玉無獲僅獲犯屬并匪夥共二十五名搜獲礮械等物 臣復細加研鞫詰問李漢升那時渠上進來南塘稟報你既同呂瀠知道李崇玉要糾人抗拒攻城其事更屬緊急你何不立即統領兵勇前去又何必遣人往探設或當時實有其事你可能不去嗎據李漢升供稱當日渠上進稟報拒捕攻城之信係員以事關緊急就同呂瀠督催弁兵遄行因李匪黨羽甚多既有抗拒信息

不得不加慎重故此遣人探信並非藉端延緩又
問李漢升你行近李崇玉住村止有里許不期兵
丁施放鎗礮兵丁係你管帶你無號令如何敢放
鎗礮呢況你到村之後方向黃官顯查問是當時
近村之時你並未在前帶領兵丁豈非畏怯遲悞
抑或衆兵實有私通消息情弊據實供來據供彼
時黃官顯帶兵在前參員在後督率忽聞前隊施
放鎗礮參員連忙喝阻不及即趕進村內搜拏并
查問黃官顯據稱恐有埋伏故此施放鎗礮圖壯
軍威並非畏怯參員所帶弁兵與李匪均不認識

實無私通情事復問李漢升你查拏李崇玉入屋搜尋不見諒該匪去亦不遠因何不四路窮追棄上進轉報劉榮訛言黃官顯令兵丁施放鎗礮種種悞事你既當時查明何以不即行揭參豈非有心庇護嗎據供參員入村圍拏因李崇玉先經逃竄參員卽同呂滐親督兵役分路追捕并將甲子港內漁船遍搜並無蹤跡至棄上進謊報劉榮傳述訛言並黃官顯擅令兵丁施放鎗礮彼時實因帶兵緝捕之員勤拏致未揭請參辦這就是參員糊塗了各等供當提呂滐詰訊當日棄上進報到

時李漢升遲疑不進你曾否催促趲行速將報到
時情形據實供來據呂灤供稱二月十二日亥刻
葉上進來南塘報稱李崇玉今夜卽要攻城我聽
聞此信卽會同李鎭催促兵役立刻動身走到半
途據李鎭探人回報探無確信我又催趲兵役前
進將到李匪住村忽聞前隊兵丁施放鎗礮我卽
忙會同李鎭趕進村內搜拏不料李崇玉先已逃
走遍搜未獲復問呂灤你查拏李崇玉孫巡撫並
未飭令知會李漢升因何擅自稟請你身爲縣令
此等要犯應時時留心查緝今李崇玉直至查拏

時方走若遲早圖捕斷斷不能脫逃是該匪無能鼠竄與你平日探報情形迥不相符究竟李崇玉在鄉時或實有謀逆情事或僅止土豪惡棍你豈無確切見聞你從前稟報是否有心捏飾冀圖獲犯可以邀功脫逃亦可抵賴自佔地步呢據供我查拏李崇玉雖未奉文請兵實因縣中役勇無多又無鎗礮經道差施耀稟商是以就近稟請碣石鎮發兵會拏我平日留心查訪李匪開賭逆盜逞強好鬬並未聞有謀逆情事惟該匪黨羽甚多恐激之生變故未及早圖拏只將訪探情形稟報如

果查有謀爲不軌風聲致不據實通禀豈肯隱諱即前次所禀情由亦不敢有心揑飾冀圖邀功抵賴的求詳情又問呂潔你自去年調任陸豐專辦此事李崇玉住村門巷路徑斷無不知既稱設法查拏何不四路密派多人重疊布置俾該匪無路逃竄今乃先事虛飾而臨時又怯懦無能致令脫逃尚有何辯呢據供我查拏李匪時原將該村路徑門巷繪圖呈繳本道總因我一時失算並未四路撥人堵截以致李崇玉於官兵未到之前得以潛密逃竄這是我庸才無能不善布置實屬罪無

可追等供因查傳言李崇玉起事攻城一節係劉榮得自傳聞告於葉上進輾轉傳揚究竟該犯從何得知必須確切根究當提劉榮詰問你聽聞李崇玉要糾人拒捕起事攻城傳言之人是何姓名此等機密大事自必有人密告或係鄉民哄傳抑係你所管兵丁或傳說或稟告斷無有不知姓名之理且十二日下午得信李崇玉於十三日黎明聞官兵赴捕先行脫逃並未抵拒你先前何以驟然深信豈非你揑造謡言致脫重犯嗎據劉榮供稱當日傳說李匪要糾人抗拒攻城實係鄉民紛

紛鬨傳並沒有人赴營稟報亦非管下兵丁傳說稟告實不能指出姓名我因聽聞衆口一詞信爲有因不得不向本管上司葉上進告知並不想到葉上進率爾轉報我與李匪素不認識現蒙提訊匪黨李陸飛等供出李匪原有糾人抗拒未成情事可見並不是我揑造謠言總係我不該把道路訛言冒昧傳報後來葉上進親赴南塘報信我又不稟阻如今知罪了隨詰問葉上進那時鎮縣等帶兵前來拏犯你事前曾否知道劉榮稟報抗拒攻城信息你並不探聽虛實何以驟然深信你係

守城之官如果李犯抗拒攻城正當竭力守禦何以一聞傳言竟不顧城池即便親身遠去報信豈非心生畏怯取巧趨避且甲子地方是你專管該匪村路徑門巷你自然熟悉何以並未隨同查拏是否李鎮未派抑係你畏縮不前那時衆人前去你一人在城何為豈非你係與劉榮平日與李匪來往交接商同揑造謠言作為緩兵之計致令匪犯脫逃呢據實供來據菜上進供稱二月十二日聞得李鎮帶同官兵到南塘駐劄是日下午劉榮到蔡員署內報知李崇玉抗拒攻城信息蔡員察

看劉榮神氣慌張一時糊塗信以爲實心中又實在害怕就往李鎮處報信的紮員也知城池緊要原叫劉榮會同譚巡檢防守因事關緊要又恐差人報信走漏消息是以親身前往密報實是紮員冒昧甲子地方紮員雖然熟悉因李鎮諭令紮員進城防守聽候調度並未派令紮員前去查拏紮員與劉榮平時並不與李崇玉熟識往來實無商同揑情慌報緩阻兵行情事如有前項情弊現蒙屢次嚴訊豈能狡賴呢又詰問黃官顯你帶領道差并兵查拏李崇玉何以逆料村內有埋伏就叫

兵丁施放鎗礮試思果有埋伏豈是鎗礮可破得的嗎所供實無情理恐爾平日與李犯交好藉此傳聲通信縱令脫逃況鎗礮為軍中號令旣無李鎮之令何敢擅自施放豈非有心傳信嗎若不據實供招要動刑了據黃官顯供稱當日帶兵將到該村因聞莊上逃傳報李崇玉有糾人抗拒之信心中疑惑恐怕村內有埋伏故此飭令兵丁施放鎗礮原不過圖壯聲威我與李崇玉平日並不認識實無傳聲通信情弊現蒙提訊犯屬李崇雲們供出李匪係於十三日黎明時潛逃我帶兵到村

已在已刻該犯逃走在先施放鎗礮在後可見不是我傳聲縱逸的總是我心生畏怯並沒有李鎮號令擅自施放鎗礮實屬罪無可逭 臣 又恐該弁等管轄兵丁有與李匪私相勾通情事當堂提集詰問你們所轄兵丁良歹不一內中恐有私通李匪之人有無漏泄情弊你們從前慮干失察處分互相隱諱此時業俱革審還不據實供出嗎據李漢升等同供弁員們所轄兵丁平日並不與李崇玉相與往來那日揩同拏犯係中營之兵均非甲子左近之人實無漏泄通信情事倘兵丁等果有

逆匪劣跡叅員們現蒙如此詰訊豈肯代他們隱瞞自干重咎呢求詳情并提兵丁趙顯許顯劉恩等逐一研訊核與各該弁所供相符查李犯之逃若在十三日以前必係得信若在黃官顯等施放鎗礮之時雖其住屋只有巡防官兵等衆目共注豈有由屋內走出之人竟無一人看見且前此糾人抗拒非預先得信何以能往來勾結此中可疑之處甚多又提李犯之子李亞趙與其工人李亞田等再四推問據供二月十一日李崇玉風聞官兵赴捕就往新寮玉階兩鄉糾人抗拒不從於十

三日黎明時候出門逃走是日巳刻我們正在喫飯聽聞村外鎗礮聲響官兵就進村捉拏李崇玉不見把我們拏獲解案的是實等供據此是十二日百姓紛紛傳說該犯欲糾人攻城事非無因而糾人不從方於十三日黎明潛逃其得信非有人透漏實由該文武辦理不密致該犯風聞竄逸屬實前後細覈情事逼真似可定案查本案李漢升身爲專閫大員既已定期會捕應趕緊進發乃因屬員稟報訛言心生畏怯並不即時直擣匪窩往復探信遲悞事機致要犯於官兵未到之前先時

逃竄李漢升應照官司追捕罪人漏泄其事致罪
人逃避減罪人所犯罪一等律於在逃之匪犯李
崇玉死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應請發往
烏魯木齊充當苦差署陸豐縣知縣呂滐身任地
方專奉上司飭拏李崇玉於該犯舉動居處並未
確探竟聽其鼠竄伎倆與該員平日所稟大不相符
當日誠能偵探真確又何必徵調官兵張大聲勢
致令得行風聞且該員於初二日即至南塘地方
初七日甫同道差施耀與營派撥弁兵遲延數日
之久十二日晚百姓紛紛遷避而該犯豈有不知

之理設該犯果能抗拒豈不釀成事端及至往捕又一無布置逃後又不能搜捕吕滎之罪稍重於李漢升應請革職亦照官司追捕罪人漏泄其事律減流加枷號三箇月改發伊犁充當苦差已革遊擊裴上進駐防甲子所城有守禦之責當劉榮報到時即應切實詰問或合劉榮確查或親自探訪設使眞有其事亦應緊顧城池布置守禦乃一聞傳言畏怯已極藉端奔避可免被其殺傷即使城池有事亦冀可免坐重罪總因該員畏怯巧避因而輾轉訛傳遲疑悞事覈其情罪較李漢升等

爲又面惟李匪究無攻城失陷事情仍請量予減等業上進比照守邊將帥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輒棄去者斬監候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加枷號三箇月改發伊犁給額魯特爲奴以昭炯戒而示區別署守備劉燊聰聞鄉民閧傳李崇玉有抗拒攻城之信即就近前向本管上司禀上進禀知現在訊明李犯原有糾人抗拒未成情事並非該弁捏情謊報揺惑衆心惟以道路傳言不會見真情脉禀報致令業上進信真以訛傳訛貽悞脫逃署中營守備黄官顯訊無遣人通信情

弊李崇玉於官兵未到之前潛逃非因該弁施放鎗礮所致惟是捕匪時並未見賊輒令兵丁施放鎗礮況爾時李匪業已潛逃該弁猶心存觀望藉放鎗礮壯威更屬可笑可恨似此臨事畏葸措置乖方適非尋常失察可比劉榮貴官顯應請一並革職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道差施耀以微賤下役輒敢商同縣令稟營派撥弁兵且匪犯又不能捕獲罪有應得應請於呂燦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甲子司巡檢譚榮邦到任已在三月以上平日懈於緝捕不能將匪

犯設法拏獲把總曾廷輔陳龍光榮羅大魁隨同往捕致犯逃竄均屬溺職應請一并斥革以示懲警兵丁趙顯許顯施放鎗礮雖由本官命令惟不稟阻究屬不合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革伍其餘施放排鎗兵丁既據黃官顯等不能指出姓名且事由本官主使兵丁等不敢不從應請從寬免究兵丁劉恩等逐一究詰實無通匪漏泄情事又提各官犯訊切開導僉稱並無通匪之人不敢代為隱諱劉恩等均屬無干飭令回營操防李漢升等所領劄付追出另行咨銷撫臣孫玉

庭陞任臬司吳俊辦理不善仍請
旨交部議處匪黨李陞飛及匪屬李亞趙等現經確審臣
等所訪素與李崇玉來往兵丁四人非李漢升此
次帶往之兵亦一併歸案另辦逃犯李崇玉仍止
緊緝拏撫臣孫玉庭現已到粵務即和衷協力商
同設法查獲嚴辦至孫玉庭甫經到任未及會審
是以不列銜名相應一并聲明供招咨部再此案
因人犯過多陸續調集已遷時日復經審出李崇
玉之脫逃在施放鎗礮之先案情既殊更應詳細
嚴訊方足以成信讞臣親提審至四次始由李崇

玉工人余亞川及其子供內訊出該犯實係十三
日日出時先逃而李漢升呂潔等於十三日巳末
午初始到其非因聞鎗礮而逃似確為可信　臣　不
必迴護亦斷不肯稍有寬縱而所以遲延之由實
因前後案供不符以致日久未即陳奏謹

奏奉

欽此軍機大臣行在刑部覈擬具奏

嘉慶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奏爲誘獲李崇玉全彩由五百里恭摺馳奏仰懇

聖鑒事竊照會匪首犯李崇玉經撫　臣　孫玉庭於本年二

月內查拏破該匪先期脫逃旋聞竄入海洋與朱濆合夥屢經臣等附摺奏聞在案伏思該匪與朱濆兩情固結不解斷難一時弋獲若竟任其苟延喘息將來洋匪會匪聯成一氣水陸勾引必致貽害無窮經年以來百計圖維均成海捕臣此次行抵東莞適聞朱濆全幫寄泊南澳外洋確知該犯在內當卽密飭潮州府朱爾賡額就近多遣線人前往朱濆幫內先將賞格分與夥衆俾相協助又在岸上布散流言謂朱濆賭中已受賞約乘機要將該匪縛獻并將來往諭稟特爲

洩露一面又使投首人王騰魁等前往賊船明給諭帖嘗朱李同在之時發交閱看朱濆默然不言而李匪十分疑懼果然墮我術中立即分幫將其家口及同黨之人自帶西竄前此朱爾賡額密布腹心均出重貲僱用福建之人投在該匪船上令作內應其中有何縣官者先在閩省犯案因偶上岸被兵役盤獲將出作線之事爲賊所覺遣去之人悉行逃回內線遂斷然因此該匪更疑朱濆斷不敢與之合夥矣 臣 勒令黃正嵩擒拏獻功之時李匪自東至西恰與相遇卽經黃正嵩乘夜剛劫

壞其一船跟蹤而逸又經朱爾賡額封擢釣艚船二十六隻又新建米艇五隻又另撥漁船十號交委留知縣楊桂薐會同署運司劉光暉等督帶經歷戴鍾英及投誠之黃德泰等並役勇共千餘人分駕各船四路兜截又經陸豐營縣打沉一船獲犯林阿創一名訊止拉遂赴從之人解省歸案辦理　臣又飛調副將李光顯帶領大幫兵船東上作爲疑兵遥張聲勢作爲西竄之路不令歸入鄭一嫂石二等幫內如此周密布置該匪飛走路窮各夥亦漸解散此時本不難即令下手擒拏但恐臨

陣之際或黑夜殺斃或情急跳海是此事終成疑
案因再四熟籌派委惠潮道將攸銛肇羅道朱爾
漢押令其戚族中老成殷實伊最相信者數人前
往衛諭該匪如果歸命投誠當代求
皇上施恩免罪適值西路師船將到而朱爾賡額所僱各
船即一面貼近圍裹又遊擊黃定全巡檢嚴荃亦
帶船尾緊該匪計無復之隨於初十日午刻率其
頭人夥衆上岸束手乞命共計一百十四名并繳
呈五千石大船一隻三千石大船一隻大小鐵礟
十門挑刀籐牌一百餘件鉛子火藥各四擔查李

宗玉一犯結會爲首罪惡多端自前歷任巡撫臣
朱珪查辦起迄今十有二年在岸則爲勾通接濟
之匪在海又招引夥黨且勾結闖匪深入粵境再
復展轉稽延則水陸勾聯之勢既成其貽害不可
問今因用閒致其孤疑且屬屬其豪堅其求生畏
死之心竟得俯伏
皇上天威各文武爭先用命誘獲其整股全家並無一名
漏網事機尚爲順手原其投首之心本非出於至
誠自不得少爲寬假惟海洋盜匪正多雖不專意
於撫而用計亦期於得力此時祇可暫爲從權辦

理查肇羅道朱爾漢現已蒙
恩陞授廣西臬司例應
陛見應卽順委該臬司督同奏留知縣楊桂蔭將該匪小
心管解遞送
闕廷聽候
皇上親提訊問
睿斷施行至其頭目十三人立卽分營𨯳飭辦理餘人俱
係脅從被擄仍照投首舊例安插散遣以泯形跡
而安眾心此次大小各文武員弁爭功効命實爲
出力謹開列名單應否陞賞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臣未敢擅便謹馳奏仰慰

聖懷謹

奏

容安謹案李崇玉到案時文武各官請嚴備衛以見 先公不從遂於閉齋設便坐笑談而見之待以尋常該逆既感寬宥之德復覩此威儀畏而兼服

嘉慶十年十一月三十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據那彥成馳奏誘獲李崇玉全夥一摺李崇玉積惡多年春間經孫玉庭查拏復被逃竄海洋經那彥成奮

飭道府等購線設計四圖布置復派令該道等押令該匪親信者數人前往傳諭始據該匪率領頭人夥衆一百十餘名上岸投誠是那彥成辦理此案仍用招撫之

硃批：不便在粵審辦

策今既經誘至巨憝已除現據那彥成委令朱爾漢督同知縣楊桂蔭管解送京除俟到京交軍機大臣會同

刑部研審辦理外至其頭目十三人據那彥成奏稱立卽分營審飭辦理殊未明晰此十三人

硃批：是何姓名

是否業經飭知正法抑亦辦理安插其夥衆百餘人如何安置是否尚有該匪家屬在內均未據聲敘明晰著吳熊光查明具

奏

咨安謹案時 先公已解任

嘉慶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奉

上諭據那彥成馳奏拏獲李崇玉全夥一摺李崇玉爲會匪首犯稔惡積誅本年春間經孫玉庭前往查拏復被兎脫竄入海洋今經那彥成督率地方文武設法緝拏並購線招諭該犯率同夥黨一百餘名上岸投首業據那彥成派委朱爾漢等將該犯管解送京除俟解到日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詳細研訊定擬外所有此次在事出力各員內道員蔣攸銛著加恩交部議敘知府朱爾賡額著賞加道銜知州劉光暉著賞加知府銜奏留

知縣楊桂蔭著賞還翎頂遇缺即補知縣謝最淳著交部議敘縣丞周國泰州判馮琛巡檢周如淵均著以應陞之缺陞用從九品嚴荃著以縣丞陞用候補府經歷戴鍾英捐陞縣丞胡以鎣候補從九品章鏞王金均著儘先補用其總兵武隆阿叅將王國寶都司董定錠崔有源均著交部議敘以示獎勵

罷斥逮問

謹按

嘉慶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欽差直隸總督調任兩廣總督吳公熊光馳抵粵東傳知

上諭本日辰刻先據孫玉庭馳奏辦理投首洋盜未臻妥善一摺內稱那彥成辦理投首盜匪約賞頂戴並每名賞銀十兩計海盜不下數萬若盡行招撫經費爲難其殺賊投首之人未可盡信且此等盜犯罪皆凌遲斬梟今准其投首概置不問榮以頂戴加以重賞以致民間有爲民不如爲盜之謠揆諸事理殊屬未協會與那彥

成再三辯論意見不同等語是那彥成於洋盜投首一
事竟屬辦理錯謬是以該撫據實參奏朕披閱時即料
及那彥成日內亦必有奏報迨至巳刻果遞到那彥成
四百里馳奏之摺係在孫玉庭拜摺之次日所發內一
摺係續報洋匪投誠館次統計已有三千一百七十五
名口請仍照前議章程分別將出力者賞給千把外委
頂戴其餘分別貲予安插又另摺具奏辦理洋盜勦撫
事宜據稱與孫玉庭兩次面商意見未能畫一並另單
臚列各條多係分辯之語自係知該撫先經具摺故為
此奏伊二人身任封疆意見齟齬猶屬小事至粵省海

盜充斥前授那彥成爲總督原令會同該撫督飭地方
文武盡心緝捕期於戢盜安民並非令其招撫乃前據
那彥成兩次奏報洋盜投誠若干名請將出力各首犯
賞給頂戴朕即以爲此等稔惡匪徒貸其一死已屬格
外恩施豈可濫邀名器當即降旨訓諭其賞銀一節特
以其人數尚少尚可准行今前後投首者至三千餘名
之多據那彥成稱盜匪情形十分窮蹙試思該督到粵
以來並未有督率將弁出洋痛事圍殲擒斬巨盜之事
該匪等方且乘間登岸搶劫礮臺肆其滋擾有何畏懼
而遂形窮蹙乎又據稱該犯等船隻礮械既經繳官目

前已可無患等語辦理地方事務總當計及將來歷久無弊豈有祇圖目前之理況目前即未必無患耶至稱兼用熟悉盜踪與新舊投降之人廣爲間諜等語看來竟係設法招撫此等兇渠如果情急逃生輸誠投首尚當防其反側若招之使降如何足恃從前朕辦理勦捕教匪曾諄諄以勿事招撫爲誡天下寧不知之況那彥成曾經行陣尤非他人可比即軍營中實係窮蹙投誠或殺賊獻功者亦必令審訊明確然後酌予安插今那彥成奏稱既已悔罪投誠勢不可再加之審訊殊不成話該犯等來歷不明若不訊問確切豈可遽爾省釋至

所獻賊目首級既稱難於盡信又稱止可權爲包容該匪殺賊獻功自當將所殺之賊訊訪明晰方足憑信若概予包容該匪等詭譎異常設竟仇殺良民捏報殺賊呈驗首級假詞投首豈可置之不問有是理乎又據稱盜犯蹬之岸上尚有蹤跡可尋得以制其生命等語大言不慚可笑已極盜匪在洋行劫祇係有害商旅近日漸肆鴟張原以其登岸劫掠不可不上緊緝捕地方文武於盜匪在洋出沒時尚不能謹守礮臺要隘制其登岸之路即如李崇玉一犯乃係岸上匪徒經朕嚴飭緝拏那彥成猶未能尅期弋獲致令兎脫豈將海盜置之

陸路轉能制其生命即伊祖亦未必有此才幹況那彥成乎該匪等積慣劫掠一無恒業此時即按名賞銀十兩花消已罄即賞給頂戴亦豈能久事覊縻是目前雖經投首將來必致背恩潛逃復萌故智並恐無數兇徒散居各處心懷叵測難保無與陸地奸民勾結煽誘別釀事端於大局殊有關係今那彥成奏稱籌及人數衆多或將廣西閒曠地畝給墾安插可見此次投首之三千餘名伊亦不能辦理乃出此謬悠之見廣西寧靖地方忽令數千匪徒襍處其間豈能保其日久相安倘廣西又不能容則將徙置何處此時投首之三千餘名業

據那彥成將出力者分賞頂戴並賞給銀兩自不便復行撤回使生怨望但此後洋盜必須力為緝捕不可輕令投誠以杜後患且此三千餘名亦不可不留籌安置因思吳熊光託津在湖北審辦各案自必得有端緒奏摺諒已拜發在途現經明降諭旨將吳熊光調補兩廣總督吳熊光接奉此旨即星夜兼程由驛赴新任其湖北應訊案件如尚審辦未結即專交託津會同瑚圖禮秉公辦理並將私鹽小錢兩事會同查辦俟辦理完竣後託津著仍遵前旨馳赴廣東會同吳熊光查辦一切回京面奏至吳熊光抵粵後須將投首盜匪三千餘名

妥爲安置遣散爲第一要務並嚴飭沿海各口岸營汛
上緊巡緝毋任洋匪登岸並嗣後不准設法招致其節
次投首之犯如有滋生事端者著卽按律正法示懲勿
稍寬縱至那彥成辦理緝捕洋匪徒事招徠投首祇圖
海洋盜匪稀少有意見好見長殊不知辦理並未妥協
此必係誤聽屬員慫恿或竟出自廣厚一人主見亦未
可定那彥成廣厚俱著解任交吳熊光傳旨質訊將以
上各情節詳細究問如祇係誤聽人言辦理錯謬卽當
據實參奏一面令那彥成廣厚二人自行來京候旨或
那彥成偏聽信任者不止廣厚一人亦當指名參辦倘

此外復訪有枉法營私款跡即當傳旨革職拏問並將任所資財查抄一面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前開所設軍工局聞亦係廣厚從中贊成此時如已裁撤則已若現尚設立著速行裁撤並將廣厚如何迎合那彥成之處一併查明據實具奏至孫玉庭與那彥成近在同城其設立軍功局等事豈竟毫無聞見何以並無一字奏及祇以那彥成辦理洋盜投首未能妥協具摺陳奏殊屬非是著吳熊光傳旨將孫玉庭申飭並詳悉詢問具奏吳熊光接奉此旨即將起程日期由四百里具奏到粵後辦理大概情形及查辦一切要件俱用五百里馳奏

將此由五百里傳諭吳熊光托津並諭瑚圖禮知之

謹按

欽差兩廣總督吳公熊光傳知嘉慶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上月二十二日據那彥成奏到續報洋匪前後共有三千餘名請賞給頂戴銀兩分別安插所辦非是是以特諭吳熊光前往查辦本日又據那彥成續收投首各起三百二十餘名現在賊匪竄匿並據另片奏稱另有東路巨盜一幫求投人數不下四五千名即是甚惡湖一帶親往辦理等語所辦草率錯謬深為可慮看其摺

內所敘及抄錄賊供委員等紛紛購線並各口岸均有告示是前後報到之賊均非自行投誠竟係那彥成倡爲招撫諄諭深信不疑惟欲藉以見好見長不顧事之利害輕重矣辦理洋盜惟有督飭文武實力勦捕之一法即或因勦急來降亦當詳辨眞偽分別核辦豈有將劫盜罪名置之不問優以賞項賜以官職率意妄行豈從前勦捕於不辦乎伊招內尚云此次查閱營伍諭令水陸將弁奮勉殺賊以堅賊匪投首之心士氣百倍振作等語可謂悍不知恥廣東營伍廢弛已極朕用那彥成爲總督令其實力整頓勦捕盜賊那彥成並不以勦賊

為務專辦投首並將巨盜紛紛錄用營弁致兵民皆懷怨望士氣更何由振作設有他變那彥成實為禍首罪魁縱執法重懲地方尚可問乎況有何把握如此擔承太不度德量力矣又據稱從前吉慶任內曾辦投首一千七百餘名迄今數年未聞另有滋事之案自謂可以仿照辦理殊不知吉慶意在招撫以致盜匪全無畏懼營伍廢弛日甚一日本屬錯謬且伊祇稱安插散遣並未議給頂戴銀兩其安插之處係在南雄一帶距海甚遠即有黨羽亦難以勾結今那彥成將投首數千人散在各屬甚至列入營伍能保反側之徒不潛相勾結乎

伊尙云賊匪現在窮蹙肅淸海氛實非難事等語實不成話現在外洋盜匪直入內河肆意焚刼並至省城戒嚴正所謂開門揖盜尙得謂之窮蹙乎邪彥成前此指內將各州縣焚刼之賊指爲內河匪徒以明其並非洋盜殊不知從前盜匪只在海面行刼並不敢肆行登岸今洋盜投首者紛紛而內河之盜其勢日熾豈將盜匪移入內河卽謂之肅淸洋面乎封疆大吏辦理諸事小心敬畏尙慮貽悞今那彥成毫無愼重之心如此易視必貽後悔不知那彥成有何把握敢出此語其掐尾又云自分十餘年少有知識眞可謂爲不慚矣海疆重地

關係緊要今那彥成所辦如此朕𢈔念綦切吳熊光接
奉此旨著即迅速馳赴惠潮一帶接印任事將那彥成
先後辦理投首一事妥爲經理所有前兩次投首之三
千餘人業經那彥成賞給頂戴銀兩入伍歸農此時若
必令繳回頂戴銀兩撤出營伍則伊等不免又生觖望
且慮滋生事端祇可照那彥成原辦安插即此次續又
來投之三百餘名既經招致亦不得不准其投順惟所
遣縣線委員即應全行撤回至現在東路巨盜二幫有
四五千人吳熊光馳抵惠潮之後著詳細酌看如該盜
等已中止不來則已設有投誠之事勢難卻而不受必

須慎重辦理除其中本係裹脅者照例散遣外其曾經爲匪及著名之犯即應查明如果此時實在殺賊立功方可加以收卹此後招致之說亟行截止免盜匪孳源源而來辦理棘手再邢彥成摺內稱現在安插之法大約頭目多願入伍散夥多願歸農粵省弁兵平日通盜者間已不少今又將積年匪盜紛紛歸入營伍豈不令其通同一氣往來無禁設竟與洋盜聯絡盤結如何辦理但邢彥成業已准令入伍吳熊光惟當將入伍之盜撥入能事將備名下密令嚴加管束時時防範有犯必懲不可稍涉大意再盜首朱濆一犯前此據閩浙督撫

奏稱業經官兵在崇武澳口用礮轟沉船隻將該犯淹
斃今那彥成奏稱現在澄海縣報稱朱濆不願回閩投
誠願歸澄海受撫等語是閩省前報朱濆淹斃之語尚
不確實並著吳熊光詳查具奏朱濆係有名盜首刦掠
多年稔惡已久非尋常散夥可比若此等盜首徑來投
誠豈有不問來由直與赦貰自應於來投之時責令立
功自贖如果伊將劇盜總兵實李崇玉之類設法殲斃
呈驗方可免其一死准予安插庶幾辦理稍協又據另
片奏稱現在經費不敷先於捐項下動用已諭令洋商
兩商捐貲一二萬兩俟收到歸款等語籌畫經費原屬

捕盜而設今那彥成並不以之捕盜而用以賞盜以每名十兩而論前後所給已屬不少將來照此辦理遇有剿捕要需又將從何支給那彥成此時亦自知難以爲繼故授意洋鹽兩商捐助着吳熊光據實查明如果該商等情願捐輸即確其據情代奏屆時當加恩賞給議敘以示獎勵又據另片奏稱伊至粵東以來水土不習時多病痛恐有貽悞等語那彥成正在壯年或那彥成因見粵事難辦預存推委故爲此奏亦未可知均着吳熊光據實查奏無得稍涉瞻徇至廣西營伍相距較遠吳熊光此時亦無暇前往查閱着於廣西巡撫及提督

內奏明著定一員就近閱看又據另片奏稱革職守備羅耀紀請賞把總又羅成振等三人請賞外委等語羅耀紀及羅成振等均經出力拏賊俱著加恩照所請賞給把總外委以示鼓勵嗣後投首之人必須似羅成振等之實在出力拏獲方可施恩不得濫給也又另片請將收賊不甚出力之何英等三員暫摘頂戴又署鎮林國良請旨賞授並傷故兵丁賴聲揚請旨賜邺等語林國良首先攏船擒賊尚為出力著加恩准其實授左翼鎮總兵至叅將何英遊擊許廷桂守備曾欽選三員打仗不力著摘去頂戴示懲其傷故兵丁賴聲揚著加恩

照例賜卹又另摺參都司鄭廷安請革職示遊枷號一摺鄭廷安緝捕懈弛自應參處但須核明情罪方為允當鄭廷安著先行革職其那彥成所請示遊枷示之處應否如此嚴懲並著吳熊光秉公查核具奏其那彥成所請飭放春江香山二協副將已交兵部檢查可放人員奏請簡放又據奏請揀發副參等弁員亦已派員揀選候引見發往

謹按嘉慶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欽差總督吳公熊光傳知奉

上諭本日據那彥成馳奏巨寇黃正嵩殺賊獻功率衆投

誠及紅單鹽船攻獲盜匪多名二摺朕詳加披閱黃正嵩爲積年巨盜今悔罪來歸攻殺擒獻別幫盜匪多名率其夥黨一千四百五十餘名口投誠自係眞心改悔現據那彥成從優捐賞銀兩並據奏懇賞給實缺千總那彥成自已先給千總頂戴是以保奏實缺吳熊光到後查明黃正嵩如已經那彥成賞給頂戴自無庸再行撤回應傳到黃正嵩面行曉諭以爾能縛獻盜匪率衆投誠業經那總督奏明奉旨賞給千總頂戴現在匪首李崇玉在逃未獲責令親赴洋面緝捕如能將該犯弋獲即當奏補實缺若不能擒獲該犯且予頂戴虛榮俟

再有出力方可仰邀恩賞並當諭以那總督業經內召
進京是以奉旨令本總督前來接辦爾等惟應奮勉立
功上進且不可將那彥成因辦理招撫洋盜失當經朕
諭斥之故稍有宣露致啟其疑貳也朕於洋盜投誠一
事原非欲必行禁絕如果實有誠心悔罪窮蹙來投者
自當寬其一線現在福建浙江均有投誠盜匪業據准
行但不可以收撫為事派員四出招徠吳熊光到粵當
妥為辦理從前那彥成所賞投首盜匪頂戴銀兩此時
均不必撤動嗣後不可再行招撫果實有認真出力投
首如黃正嵩之殺賊立功者仍當酌量奏賞頂戴此外

或實有改悔自新者准貸其一死分別四散安插亦無不可若概行拒絕則又誤會朕意矣至黃正嵩此次請帶得力夥衆二百餘人出洋緝捕自應准令攜帶俾資得力其安插入伍歸農各犯亦當隨時查察毋令聚集滋事如有過犯立即懲辦又據奏繳出盜船礮位有重至三千觔者此等礮位必非海船中所能製造若非在岸鑄成焉能頃刻猝辦何以地方文武漫無覺察著吳熊光查明來歷將失察之員叅奏嗣後當嚴行查禁不得再有透漏至那彥成所請將唐光茂易蔚興等分別議敘一節該員等奉上官委派招撫原無不合且招撫

多名自應給與甄敘但該員等是否實在出力其投首出力之人是否曾經殺賊立功亦著吳熊光查明或應照那彥成所請加恩或應酌核輕減之處繞俟覆奏到日再降諭旨至另片奏遊使蔡共武將頂正嵩一幫投到人衆捐給安插各費並催募紅單船隻已明諭旨將蔡共武等分別陞敘矣其單開候補從九品花東苑降旭升及投首之陳綱陳添保嚴在綱均據奏懇加恩但閱摺內並未詳細該員等如何出力之處未便即予恩施並著吳熊光查明具奏那彥成原摺著發交吳熊光看

謹按嘉慶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欽差總督吳公熊光傳知奉

上諭那彥成另摺奏續收投誠各起分別辦理一摺據稱又有盜匪伍誠發譚亞辰張亞秋及羅友等帶領男婦三百餘名前來投首並稱譚亞辰等在烏豬外洋見有風飄兵船一隻被賊搶奪正在危急之時趕上將賊船打散救取官兵當經訊取所救船內之弁兵人等供亦相同等語該盜匪等因見兵船被風危急上前趕救既據查訊確鑿尚有微勞與尋常投誠者尚有區別譚亞辰伍誠發張亞秋著加恩賞給額外外委以示鼓勵其

餘投誠各犯旣經那彥成准行此時亦不便再行駁飭惟當分投散遣妥爲安插勿任生事

嘉慶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據那彥成奏前於廣州灣攻捕賊匪時搜出賊匪鄭文顯等約單一紙字句狂悖此次在潮州詢問解到入伍之黃德興等據稱盜匪鄭文顯等多係安南阮光平舊人自其子爲阮福蔭所併有號稱安南三太子者竄匿各幫各頭目皆十分崇敬商欲扶伊奪取安南又因安南自寶興破後都無所歸蔡牽獨爲富足臺灣汎兵不能當彼現在與蔡牽並朱濆等約會合幫等語

從前安南阮光纘窩盜分贓各幫盜船藉爲逋逃之藪
本屬確鑿此時安南滅亡各盜船無所依附見有遺孽
竄匿盜船聲相附從欲圖攻取越南以爲報復之計又
因一時寄泊無所欲與蔡牽等合幫思向臺灣滋擾此
等情事均難保其必無著吳熊光密爲留意此時惟當
將飭出海兵船上緊勦捕並嚴飭各處口岸一律防範
斷其接濟之路使之坐困重洋窮無所往並當密速行
文知照越南以現在廣省拏獲盜首訊出有號稱安南
三太子者帶夷人數百竄入盜匪幫內各盜頭目如鄭
文顯即鄭一 麥有金即烏石二吳智清即東海伯梁寶

即總兵寶鄭學饒即亞婆帶李湘清即金牯養多係從
前阮光平舊人現在欲想扶助報復爲奪取越南之計
因去年攻打該國東京不勝今年復約會蔡牽朱濆同
到西路合幫爾國不可不預爲防備至前開鄭支顯等
各犯係有名巨盜現在天朝指名查拏不容漏網設有
竄至爾國地方經爾國拏獲者訊明之後不可擅行誅
戮可即綁送天朝歸案辦理大皇帝必倍加恩獎因爾
國恭順有素特行知照俾得預爲籌備等語諒該國王
接奉知照自必一體防範於緝捕更爲有益
嘉慶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奉

上諭前因那彥成在粵東辦理洋匪種種錯謬并有與藩司廣厚看戲飲酒之事當經降旨將那彥成廣厚解任交吳熊光詳訊具奏茲吳熊光具奏訊取那彥成廣厚親供據實叅奏令那彥成廣厚自行進京候旨等語朕細覈所奏情節那彥成初任兩廣總督時原銳意肅清洋面分派水師官兵出洋巡緝以致沿海各口岸守備空虛嗣因盜劫頻聞水師官兵又不能得力遂廣行間諜四出招撫有具報投誠者不加查訊卽給予頂戴銀兩先後投首人犯計有五千數百餘名之多實屬師心自用試思海洋盜匪劫掠不法原應督飭文武上緊緝

拏嚴辦方足以懲奸宄而靖海疆今那彥成借爲招撫祇圖多一投誠即少一刦盜殊不知此端一開則武職憚於冒險出洋藉避風濤必致日漸疏懈文職以招致盜犯得邀上官嘉獎不惟地方捕務從此廢弛即兵丁等目覩洋盜擄掠傷人不旋踵而賞給銀兩頂戴以致交相含怨物議沸騰那彥成辦理失當之咎實在於此幸而此五千數百餘名投首之犯尚俱安靜帖服那彥成尚無大罪至設立軍工局一節那彥成因盜案繁多亟思審出眞情因從前原有軍工廠是以設立軍工局派員經理那彥成亦自知所辦非是旋即裁撤其餘如

看戲飲酒等事並訊問厲賓猶其過之小者此外並無
婪索營私款蹟那彥成素日自謂才具過人不肯虛衷
是其受病之處前在陝省督辦軍務未能妥協撤令回
京降職未及數年復經朕特恩棄瑕錄用擢授封疆並
疊次諄諄訓誡至再至三乃竟未能悛改舊習虛心任
事實屬有負朕教誨成全之意姑念尚無別項劣跡招
降盜匪等亦並無滋事之處尚可畧加寬宥不至罷斥
治罪廣厚於那彥成招撫設局等事訊無慫恿情事但
伊身任藩司與那彥成近在同城並不阻止且有與那
彥成飲酒看戲之事亦有不合除另降淸字諭旨將那

彥成廣厚派往新疆辦事外所有伊二人獲咎緣由特

諭中外知之

嘉慶十一年正月初九日

命降藍翎侍衛爲伊犂領隊大臣

嘉慶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因那彥成在兩廣總督任內招撫洋匪辦理錯謬將伊降爲藍翎侍衛派充伊犂領隊大臣茲據吳熊光續行查出洋盜黃正嵩投首時那彥成先行賞給四品藍頂旋即掣回改給千總頂戴昨李崇玉解到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並據李崇玉供出那彥成亦曾給

與四品藍頂等情四品藍頂較重那彥成輒以賞給投出盜首實屬任意妄爲那彥成豈復能勝領隊大臣之任著革職伊現在行抵何處即著該督撫派員押送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具奏

嘉慶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奉

上諭連日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粵省解到盜首李崇玉將該犯供出那彥成給予銀牌并印劄等件均經呈覽銀牌內有免死字樣已屬不合而劄付則係授意總兵武隆阿令署潮州右營守備直書署守備李崇玉并預支行糧廩給太不成事體究李崇玉係廣東甲子司

地方為匪盜首人所共知朕先有所聞召令該督等查拏上年該犯聞拏脫逃那彥成將伊親屬查拏審訊定擬照擬大逆律辦理緣坐發遣該犯逃竄出洋與盜首朱濆合夥彼時那彥成因其與朱濆情意不合遣人間諜若果能設法擒拏將縛獻之人奏明酌賞官職尚屬近理乃那彥成誘致李崇玉後輒賞給五品頂戴嗣該犯見降盜黃正嵩先已給用四品藍頂欲一律戴用那彥成隨亦賞給又因該犯稱所賞之官並無憑據令總兵武隆阿給與守備印劄實出情理之外國家名器信賞必行若如那彥成所辦是官員頂戴及一切印信劄

付全不足憑感福任意是非顛倒大負任用深恩亡似喪心病狂李崇玉身係重犯所求輒遂設充其量更有無厭之請亦將曲從之乎不意那彥成任意妄爲乖張紕繆一至於此前已降旨將那彥成革職令沿途督撫派員押解來京尚覺稍寬著派乾清門侍衛慶惠玉福馳驛迎赴前途傳旨拏問解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嘉慶十一年三月初十日奉

旨本日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奏審擬那彥成罪名請旨發往伊犁効力贖罪一摺前因廣東營伍廢弛洋盜充斥特將

那彥成調任兩廣總督原令其整頓營伍緝捕盜賊使
海疆日就寧謐朕屢次所降諭旨皆以認真緝捕從未
令其招撫亦並無密諭及此那彥成果能督率水師將
弁奮力擒剿將大幫賊艇痛加誅鋤其餘窮蹙懇求
歸或可准予投首斯為正辦然亦止貸其一死尚無加
賞官職之理乃那彥成到任以後並不能實力嚴催使
戎政捕務煥然改觀惟以招撫為事若云洋匪眾多兵
船數少不敷剿捕原可奏請添造即經費不足那彥成
年來所請動用各款亦無不降旨立准俾資籌辦不謂
那彥成因見水師出洋不甚得力即希圖速效師心自

用購線招致前後投出洋盜首夥三千餘人分賞[illegible]兩盈千累萬此等賞項與其散給犯法自首之賊何如以之獎勵兵丁使之感奮捕盜緝暴安良乎那彥成身任封疆如此賞罰倒置無怪乎兵丁交怨也即如李崇玉在甲子地方種種不法稔惡逋誅係朕特交該省督撫查拏之犯因辦理不能嚴密李漢升等往捕兵丁施放鎗礮俾得聞聲兔脫那彥成到任後又不能迅速擒捕前已將其家屬照例緣坐及至將伊誘致輒付給免死銀牌又給以四五品頂戴及署守備劄付銀兩等項押解來京轉致礙難辦理總由那彥成一意主撫遂不顧

辦理之顛倒錯謬若此設海疆督撫相率效尤主撫於練兵捕盜等事皆不認眞辦理惟圖將就塞責其廢弛尚可問耶朕之所以罪那彥成者實在於此那彥成係棄瑕錄用之人似此種種妄爲實負委任深恩著卽照所擬發往伊犁効力贖罪交與松筠嚴加管束數年後再行具奏

那文毅公兩廣總督奏議卷十四